詩律武庫後集

計然萬物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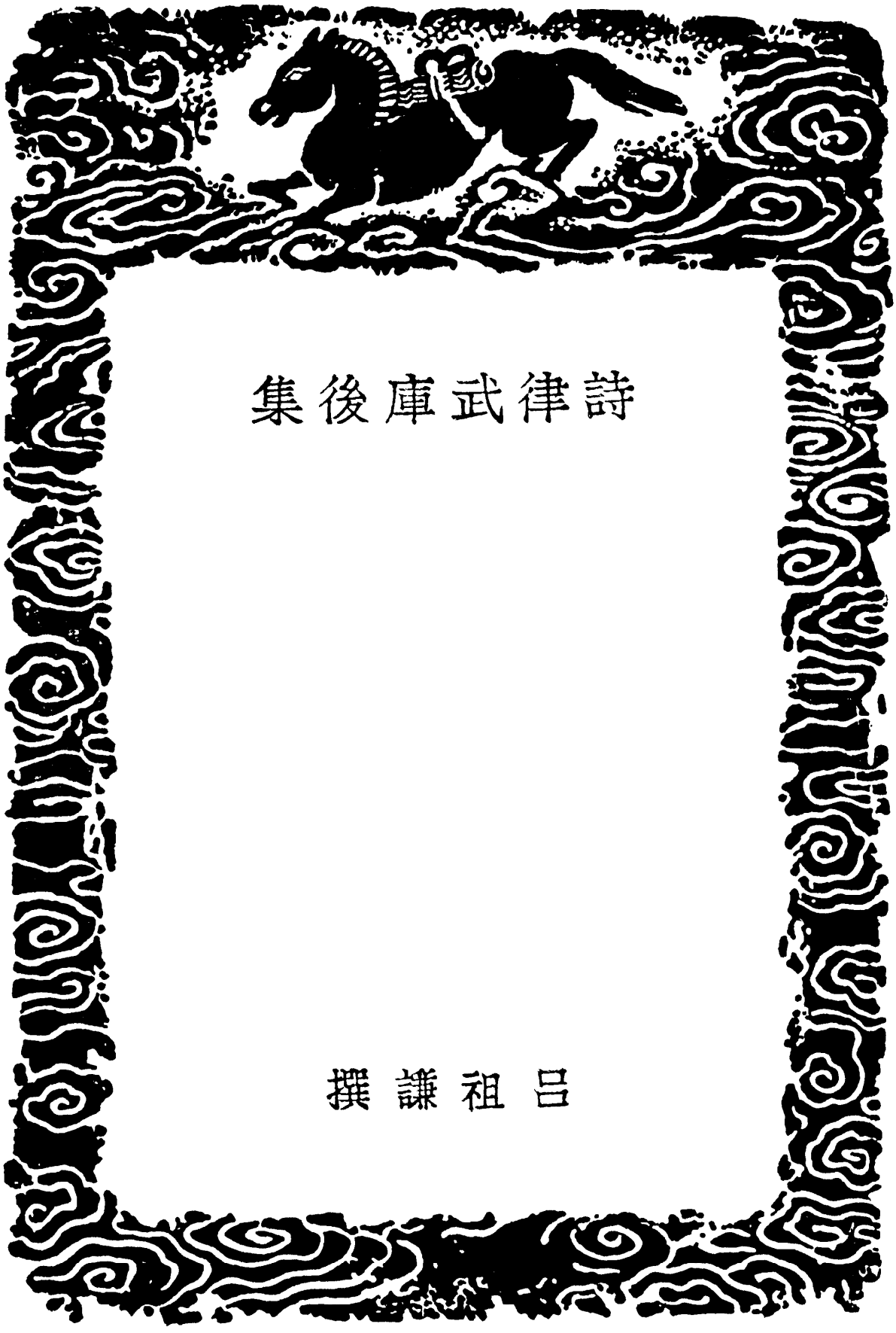
雞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詩律武庫後集

呂祖謙撰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詩律武庫後集目錄

卷一

酒飲門

以醉爲鄉　白墮春醪　麴生風味
濁酒一杯　忍斷杯中物　中山千日酒
兩上牓下　典衣償酒債　一飲一石
玉山頹　願爲十日飲　騎馬如乘船
枕麴藉糟　浮以大白　耽酒無錢
酒兵　送客　酒中聖賢
詩酒仙　金貂換酒　杖頭錢
黃雞白日　盜飲　盃酌餘瀝
瑞露甘香

卷二

酒飲門

杯中弩影　步兵校尉　黃公酒壚
無事飲　醉鄉侯　三爵
醇酎九醞　堯飲千鍾　以驅俗態
拍浮酒船　桑落河酒　淵明攢眉
惡客　日飲毋何　倒著接羅
酒客法士　公在壑谷　藍尾
漉巾　獨酌　醉面
酒家仙

卷三

儉約門　拙於生事　數米而炊
爛蒸瓠壺　家具少於車　一錢看囊
得米如珠　腰垂破銀章　坐以破馬鞿
方冬猶葛衣　庾郎食韭　清畏人知
牆頭度酒
貧猶有一劍

名譽門
大小馮君　康成書帶
紫髯將軍　峴山
東之高閣　人門兼美
韋趙杞梓　東南之美
戶外之屨　水鏡
角立傑出
卷四
才能門
痛飲讀離騷　瑤林瓊樹
去天尺五　屈公望此府
魏公畫籌　樗櫟散材
識鑒門
卿家癡叔　玉人
不如一縫掖　濯濯如春柳
皮裏陽秋　墓題征西
其額似堯　望郎
目擊道存　行祕書
鶴在雞羣　技癢欲言
平生馬少遊
半面之雅

銅駝荊棘中　弊箒千金　相去九牛毛
掩口盧胡　烹瓠葉　阿奴碌碌
造物拘拘　通德擁髻　絳帕蒙頭

卷五

識鑒門

白屋非久留　軒冕儻來　臧穀均亡羊
何詎不爲福　折衝樽俎　鹽車遭伯樂
作駒已權奇　溝中枯木

恩德門

直指一困　祭竈請比鄰　麥人念起
分我餘光　贖老馬　雞犬識新豐
助給薪水　陰德畏人知　治獄多陰德
案法平允　陰施陽報

書畫門

咄咄逼人　臨池盡墨　厭家雞愛野鶩

春蚓秋蛇　柳家元和腳

卷六

書畫門

羣鴻戲海　一臺二妙

妙畫通靈　裴楷三毛

正在阿堵中　二龍飛去

此君墨君　通神佳手

咫尺萬里　畫魚得獺

雲漢北風圖　天皇寺仲尼像

技藝門

懷中方書　疾在腠理

身事問潁陽　紫金丹

屠龍之技　伏犀貫枕

折臂三公　夢吞三畫

門前水西流　書板索金

卷七
寶器門
歐冶五劍
步光
玉燕釵
文機石
珍產門
追風月題
穆王八駿
汗血
卷八
決雲兒
倒挂子
青精飯
合浦珠還
劍有雌雄
修月斧
玉有辟邪香
文牀龜
乘黃
德宗二馬
青田鶴
冰蠶
貢茶十品
干將鏌鋣
朱絲繩玉壺冰
補天石
龍文虎脊
九花虬
鳳將九雛
長腰米
紅藥

靈異門
君子化猨鶴　蛇蟠鏡中　庭松西指
甕中畫像　啖棗悟前生　俗緣勿相近
老人青藜杖　天津老人　白鹿當道
卷九
靈異門
花月之妖　卓錫飛鶴　深根固蒂
烏府　沙苑飛鶴　穴蟻難逃
燃犀見水族　樹化青牛　花木之妖
燭妖　卿雲　佳氣鬱葱
南柯夢　邯鄲枕　遊仙枕
精魂爲芝　王喬玉棺　胡廣托姓
鴻漸卜姓　天地劫灰　韓湘染花
左慈拄杖　颶風　三耳秀才
作勞耳鳴

卷十

雷雨門　祈雨附

阿香推雷車　借霹靂車　馬上天瓢
隨車雨　御史雨　葬骸澍雨
段文昌　自暴祈雨　瑞雷
鞭石　崖山　鄧國張公
房玄齡　蜥蜴　鏡鼻龍
玉龍子　甲子雨　李清臣
蘇子瞻　作霖雨

卷十一

佳人門

邢尹二夫人　時世粧　細馬駝吳姬
獺髓醫玉頰　解語花　林下風氣
駿馬換傾城　睡碧成花　金釵十二行
莫惜金縷衣　玉纖纖　傾城

墨池雪嶺　脈温腸已斷　温柔鄉
不如倚市門　人蔬　夢龍據胸
虢國夫人　海棠花睡　白髮青裙

卷十二
曠達門　支離其形
拄笏望西山　平生無長物　蛙鳴當鼓吹
徐公通介　眼前無俗物　幼輿折齒
鵬鷃均一適　造化小兒　頭脂足垢
麻姑送酒　南面王樂　方外司馬
乞食歌姬院　陶潛乘籃輿　瓠落無所容
柳生左肘　我醉欲眠　嚴陵瀨
心無天遊　漁童樵青

卷十三
感慨門　日月不相饒　過客逆旅
短髮不勝簪

太白配殘月　宋玉賦招魂　思舊因鄰笛
丹塗一布衣　杜牧來遲　沈郎清瘦
雍門琴　劉郎再來　黃鵠歸故鄉
牛斗不神　望洋而嘆　憂患萬端
擊唾壺　傾河注海　不忘故物
老牛舐犢　望雲哭友　蒲柳之質
人生如寄　姓名爲鬼錄　歲在龍蛇
歸然如魯靈光　毅豹均死　不過西州門

卷十四

感慨門　海變桑田　扣角而歌
莊鳥思越　幾居其半　膏火相煎
麥秀之歌　半死心　我輩情鍾
紅顏一春樹　秋燕如客　窮猿失木
桑榆無遠照

捋伊之鬚

警懼門

驪龍之珠　杞國天崩　見月而喘

睡觸屏風　鼓角鳴地中　心膽破裂

髀裏肉生　千里井　橫被口語

人馬辟易　肉瘦怯豺狼　險劇褒斜

傳舍　引錐刺舌

卷十五

賢豪門

文武兼備　桓溫有客　緩急扣門

張公江海客　啖公八百里　豪氣不除

古人中求　山澤臞仙　舌耕

萬頃陂　捫蝨而對　河西三明

一坐盡傾　鄭公鄉　窮愁著書

濁世佳公子　咄嗟而辦　德公上冢

數百萬一擲　不辨袁彥道
老子猶龍　魯國眞男子
鼻息雷鳴　亹亹逼人
床下拜龐公　富貴取功名
白虹貫日　一言取宰相
龍章鳳姿
才疎意廣
梁公拜床下
怒髮衝冠

詩律武庫後集卷一

宋 呂祖謙撰

酒飲門

以醉爲鄉

唐王績字無功。自號東皐子。乘牛車經酒肆。留飲或數日。嘗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乃立杜康祠。尊爲師。以焦革配。作醉鄉記。以擬劉伶酒德頌。故坡詩有老來專以醉爲鄉之句。因醉鄉記而言耳。

白墮春醪

張君房脞說。海東劉白墮善釀酒。曝於日中經旬。酒味不動。飲之者醉而不醒。永熙中。青州毛鴻賓齎酒之番。路逢劫盜。飲之即醉。皆被擒。因號爲擒姦酒。故當時遊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東坡次趙德麟餉酒詩云。偶逢白墮爭春手。遣入王孫玉罌飛。是也。

麴生風味

鄭棨開元傳信記云。葉法善有道術。一日與朝士數人會玄眞觀。忽有人叩門。自稱麴生。未及延接已突入。年少秀美。語言不凡。葉疑其非人。潛飛小劍擊之。應手墮地。乃一酒榼。中有美醞。衆共飲之。皆曰麴生

風味不可忘也。故後人相傳以酒云。

濁酒一杯

晉嵇康嘗云。今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故敍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則吾之志意畢矣。故杜公詩。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卽此意也。

忍斷杯中物

晉吳術好飲。因醉詬權貴。遂戒飲。阮宣一日命術飲。術辭以斷飲。宣以拳毆其背曰。看看老逼癡漢。忍斷杯中物耶。抑而飲之。故杜公有忍斷杯中物之句。全用此也。

中山千日酒

中山有千日酒。飲之輒昏醉。博物志載。劉玄石飲千日酒。歸醉不醒。其家以醉死葬之。與同飲者聞之。往諭焉。至期開冢。果醒。故范傳正作李白墓銘云。至今尙疑其醉在千日。蓋此事耳。

鬲上臍下

桓溫有主簿善別酒。好者曰爲青州從事。惡者爲平原督郵。蓋青州有齊部。而平原有鬲縣。人言酒美。則直止臍下。酒惡止於鬲上住。故從事謂到臍下。督郵謂到鬲上。皆借言之。故東坡謝人惠酒有青州老從事、鬲上非所部。又人以雙樽相惠及開一樽無有。有詩云。不謂青州兩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皆用此也。

典衣償酒債

吳孫權之叔濟嗜酒不治產業嘗醉欠人酒緡人皆笑之濟怡然自若謂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貨此縕袍以償之耳故古詩云典盡春衣無可奈尋常行處欠人錢杜公亦有酒債尋常行處有之句秦少游亦有詩云日典春衣非爲酒家貧食粥已多時皆此事也

一飲一石

晉劉伶嘗求酒於妻妻捐酒毀器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不能自禁唯當具酒食祝鬼神自誓乃可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愼不可聽仍引酒食肉頹然復醉

玉山頹

晉嵇康飲酒醉倒如玉山之將頹故唐劉禹錫詩云寂寂獨看金燼落紛紛只見玉山頹自知不是高陽侶一夜星星騎馬迴而東坡飲傅國博家詩云不肯星星騎馬迴玉人知爲玉山頹蓋用此也

願爲十日飲

史記秦昭王遺趙平原君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交幸過我寡人當與君爲十日之飲故坡詩有樂哉十日飲之句

騎馬如乘船

晉阮咸醉騎馬欹傾時人指而笑曰箇老子騎馬如乘船行波浪中故杜公飲中八仙歌云知章騎馬似

乘船。蓋本此也。

枕麴藉糟

晉劉伶酒德頌有云。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銜盃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故東坡題醉眠枕云。枕麴先生猶笑汝。枉將空腹貯遺編。是也。

浮以大白

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盡者。浮以大白。文侯飲不盡。不仁舉白以浮君。故東坡贈莘老詩云。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是也。卽今之罰酒耳。

耽酒無錢

唐盧仝自號玉川子。詩云。天下薄夫苦耽酒。玉川先生也耽酒。薄夫有錢恣暢樂。先生無錢養淡薄。有錢無錢俱可憐。百年驟過如流川。東坡尋春詩云。玉川先生眞可憐。一生耽酒終無錢。病過春光九十日。獨抱添丁看花發。是也。

酒兵

南史。江諮嘗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故後人遂以酒爲兵。東坡有破恨懸知酒有兵之句。

送客留髡

史記。齊威王置酒後宮。召淳于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安能飲一石哉。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若乃履舃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當此之時。髡心最懽。能飲一石。故坡詩云。縱使先生能一石。主人未肯獨留髡。

酒中聖賢

魏志。徐邈爲尚書郎。時禁酒。而邈私醉。從事趙逢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逢白之太祖。太祖怒。鮮于輔因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謹。偶醉狂言爾。竟亦坐免。至文帝時爲中郎將。所在稱職。帝因問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昔子反斃。御叔罰。臣嗜同二子。而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笑曰。名不虛立。遂遷撫軍帥。杜公詩云。坐對賢人酒。東坡詩云。時復中之徐邈聖。又云。徐邈狂言孟德疑。

詩酒仙

白樂天吳郡詩石記云。貞元中。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復爲杭州牧。韋嗜詩。房嗜酒。吳中目爲詩酒仙。

金貂換酒

晉阮孚字遙集。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爲所司彈劾。帝宥之。故杜公有金魚換酒來之句。李太白亦有詩云。不怕道狂揮玉麈。亦曾乘興換金貂。又云。欲將朱脣青銅鏡。換取金尊白玉巵。鏡裏老

來無避處。尊前愁至有消時。倣此事也。

杖頭錢

晉阮修字宣子。性簡任。不修人事。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故後人有幸有金貂堪換酒、不須宣子杖頭錢之句。

黃雞白日

唐白樂天爲蘇杭守日。嘗作醉歌云。歌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應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時沒。腰間紅綬挂未穩。鏡裏紅顏看已失。玲瓏玲瓏老奈何。使君歌了汝更歌。故東坡和蘇伯固九日詩云。只有黃雞與白日。玲瓏應識使君歌。此也。

盜飲

晉畢卓、少放達。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爲掌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故東坡謝人惠酒詩有畢卓盜竊劉伶顚之句。此也。

盃酌餘瀝

晉書陸納謂桓溫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盃酌餘瀝。故坡詩有帝觴分餘瀝之句。用此也。

瑞露甘香

纂異記載田畧鄧韶忽逢二書生謂曰我有瑞露之酒釀於百花之中與田鄧飲其味甘香故東坡地黃詩借此云嚥作瑞露珍又食荔枝詩云瑞露酌天漿

詩律武庫後集卷二

酒飲門

杯中弩影

風俗通云。汲縣令應郴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宣飲。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中如蛇。宣惡之。及飲得疾。郴知之。復延宣飲於舊處。其見如初。因指謂曰。此但弩影耳。宣疾遂愈。故杜詩有疑感樽中弩之句。此事與樂廣蛇影大相類。但弓與弩異耳。

步兵校尉

晉阮籍本有濟世之心。屬魏晉多故之際。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聞步兵廚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者。乃求爲步兵校尉。世號阮步兵。故坡詩有步兵飲酒中散琴之句。嵇康爲中散大夫。著琴賦。以彈琴詠詩自足於懷。與籍善。時號嵇阮。故云。

黃公酒壚

晉王戎字濬沖。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軺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暢酣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阮之亡。吾便爲時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故坡寄王宣義詩云。不學山王乘駟馬。回頭空指黃公壚。是也。竹林七賢後。獨山濤王戎仕宦顯達。故云。

無事飲

史記。陳軫嘗謂犀首曰。公何好飲。答曰。無事也。故坡詩云。犀首正緣無事飲。是也。

醉鄉侯

唐人詩云。若使劉伶爲酒帝。亦須封我醉鄉侯。皮日休詩亦云。他年謁帝言何事。請贈劉伶作醉侯。故後人常用其語。

三爵

魏文帝典論。言劉荆州表、貴驕好酒。自爲三爵。大曰伯雅。受七升。次曰仲雅。受五升。又次曰季雅。受三升。故後人詩云。勸君伯雅十分酒。是也。

醇酎九醞

西京雜記。漢制。宗廟八月飲酎。以正月旦作。至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曰醇酎。謝惠連雪賦有酌湘吳之醇酎。而杜公詩亦有性亦嗜醇酎之句。

堯飲千鍾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飲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古之賢聖。無不能飲。子何辭焉。

以驅俗態

晉王子晉有弟子號太陽。好酒常醉。人或問之。對曰。晚學俗態未除。故藉酒以自驅耳。

拍浮酒船

晉畢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果美味置兩頭。左手持酒盃。右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故東坡有詩云。萬斛船中著美酒。與君一生長拍浮。是也。

桑落河酒

世說。桑落河多美酒。晉宣帝時羌人來獻。帝以九日賜百寮飲。故庾信嘗從蒲州使君乞酒詩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天。而杜詩亦云。坐聞桑落酒。來把菊花枝。皆用此也。

淵明攢眉

廬阜記。遠公法師結白蓮淨土之社。謂淵明趣尚高邁。以書召之。淵明曰。弟子性嗜酒。法師若許飲。卽往矣。遠許之。遂造焉。遠因勉入社。淵明攢眉而去。時謝靈運求入社。而帥以其心雜止之。時人有淵明挽不留、靈運推不去之語。

惡客

唐元結謂不飲者爲惡客。故東坡在黃州。而陳季常時復遠來相訪。故寄詩云。三年已四至。歲歲逢惡客。黃山谷招客解醒絕句云。破卯扶頭酒一盃。燈前風味喚仍回。高陽社裏如相訪。不用閑攜惡客來。言不飲者不必至。又後人以痛飲爲惡客。

日飲毋何

漢袁盎字絲。爲吳相。其兄子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今苟欲劾治之。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惟能日飲毋何。說王無反。如此則幸脫無事矣。盎納其言。故坡詩有日飲毋何足袁盎之句。

倒著接羅

世說。白接羅、衫也。一云白帽也。晉山簡字季倫。爲襄陽守。嘗醉習家高陽池。襄陽小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問葛強。何如幷州兒。而李太白作襄陽歌云。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羅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旁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公醉似泥。故東坡同李公擇飲傅國博家詩有兒童拍手鬧黃昏、應笑山公醉習園。借用也。

酒客法士

楊雄作酒箴以諷成帝。其文以酒客難法度之士云。譬之於物。子猶餅矣。觀餅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陳遵見之大喜。謂張竦曰。吾與爾猶是也。足下諷誦經書。苦心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沉俗閒。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樂。顧不優耶。竦曰。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故坡和孔常父戲飲詩云。楊雄他文不皆奇。獨稱觀餅居井湄。酒客法士兩小兒。陳遵張竦曾何知。全用此事也。

公在壑谷

左傳。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故坡夜飲詩云。月未上

時應早散。免教壑谷問吾公。是也。

藍尾

太平廣記。虎部申屠龍曰。婆尾酒、最後飲也。元日飲酒。自少至長。蓋祝壽之意。年最高者飲藍尾杯。衆勸三杯。喜其壽之高也。藍尾猶吳越人稱臨尾。蓋鄉語也。白樂天詩備矣。樂天元日贈夢得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而劉禹錫元日樂天見過、因舉酒爲賀云。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而樂天又有歲假內命酒、贈周判蕭協律云。共知欲老流年急。且喜新正假日頻。聞健此時相勸醉。偸閑何處共尋春。脚隨周叟行猶疾。頭比蕭翁白未勻。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又歲日家宴戲示弟姪云。歲盞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去聲牙餳。又元日對酒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除卻崔常侍。無人與我爭。又喜入新年。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

漉巾

晉陶潛嗜酒。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畢。還復著之。後人有寄言彭澤令、何必漉烏巾之句。蓋以此也。

獨酌

唐馬周入關西。舍新豐逆旅。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又李白月下獨酌云。花下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

結無情遊。相期綠品畔。

醉面

馬子才浩齋歌。請君醉我一斗酒。紅光入面春風和。故後人有醉面覺陽春之句。杜詩亦云。顏衰酒借紅。一意也。

酒家仙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故後人有自作酒中仙之句。

詩律武庫後集卷三

儉約門

爛蒸瓠壺

唐盧懷慎爲相清儉。召客食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客疑其鵝鴨也。已而下粟米飯一盂、蒸葫蘆一枚而已。坡詩。爛蒸鵝鴨乃瓠壺。又蜀志。張府君裔如瓠壺。外雖澤而中實麤耳。

拙於生事

唐顏眞卿爲刑部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帖云。拙於生事。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乏。實用憂煎。故坡詩顏公食粥敢言炊。又秦少游云。家貧食粥已多時。用此事也。

數米而炊

莊周言。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切切乎又何足以濟世哉。故坡詩有陋邦貧且病。數米銖稱炭之句。又漢末天下兵荒。米斗直十餘緡。京房持一衾於長安中換塵米一斗。故杜公秋雨嘆云。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

得米如珠

說苑。墨子謂骨釐曰。今凶荒。有欲與子以隨侯之珠。又願與子以一鍾之粟者。得粟不得珠。得珠不得粟。

子將何擇焉。故坡詩有得米如得珠之句。

家具少於車

歐陽公詩話云。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喜爲窮苦之句。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由是觀之。乃知都無一物爾。故坡詩云。君不見詩人載車無可載。蓋此也。

一錢看囊

晉阮孚、山野自放。嗜酒。日挑一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孚曰。俱無物。但一錢看囊。庶免羞澁爾。故杜子美詩云。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

方冬猶葛衣

隋袁充少時。父黨過門。見充方冬尚葛衣。因戲之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曰。爲絺爲綌。服之無斁。故杜詩云。北里富薰天。高枕夜吹笛。焉知南鄰翁。九月猶絺綌。是也。

腰垂破銀章

隋張嵩、清儉守節。爲巴西令。官滿。駕柴車。載書數百卷。腰垂破銀章。辭邑人而去。邑人惜其去。懇留於文帝。遂遷爲巴西太守。杜詩有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之句。

坐以破馬鞘

戰國策。蘇秦少與張儀善。秦既在趙爲相。儀至趙。使人白秦。秦惡其來。必欲激怒使去之。故令儀於城東

門外。坐以破馬鞿。進以糲食。儀憤。乃西入秦。昭王喜之。拜爲相。儀歎曰。馬鞿之士乃至是乎。老杜詩云。人來坐馬鞿。言貧無坐席也。

牆頭度酒

晉陶侃少時。家貧。有友人見訪。無以致誠。其鄰人頗賢。謂侃曰。子門有長者軒車。何不延之以論當世事。侃曰。貧不能備酒醴。鄰人密於牆頭度以濁酒隻雞。遂成終日之樂。本朝王冀公欽若過其廟題詩云。九重天闕夢掉臂。黃雞白酒鄰舍恩。而杜公夏日李公見訪詩云。借問有酒否。牆頭過濁醪。皆用此事也。

庾郎食韭

南史。庾杲之清貧。自鄰食惟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任昉常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當有二十七種菜。蓋戲言其有三韭也。故坡詩有筒中錢盡案無魚之句。是也。

清畏人知

晉胡質有清德。武帝問其子威曰。卿清何如父清。威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故東坡有丈人清德畏人知之句。

貧猶有一劍

史記。馬驌躡屩見孟嘗君。君置傳舍中十餘日。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故後人有先生有劍未爲貧之句。

名譽門

大小馮君

前漢馮奉世有五子。曰譚。曰野王。曰逡。曰立。曰參。皆有名譽。而野王與立相代上郡太守。吏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慈愛惠利民。政如魯衞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故坡詩有今年太守尤難繼、慈愛聰明惠利人之句。

康成書帶

三齊記。鄭司農常居不其城南山教授。所居山下草如薤葉。長尺餘。時人名爲康成書帶。故坡書軒詩云。庭下已生書帶草。使君疑是鄭康成。是也。

玉人

晉衞玠字叔寶。風神秀異。每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玠舅王濟俊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曰。與之同遊。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又裴楷字叔則。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謂之玉人。又曰。一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相照映也。故後人有敢近玉人遊之句。

紫髯將軍

孫權爲張遼所敗。遼問降人曰。向有紫髯將軍爲誰。答曰。孫會稽也。故坡有受降城下紫髯郎之句。

峴山

晉羊祜叔子鎮襄陽。嘗登峴山。慨然嘆息。顧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今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湛對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命聞令望。與此山俱傳。至如湛輩。當如公言耳。故坡登峴山亭詩云。我非羊叔子。愧此峴山亭。是也。

濯濯如春柳

晉王恭美姿儀。人多慕悅。或目云。如濯濯春月柳也。又嘗於雪中披鶴氅而行。孟昶見之曰。眞神仙中人也。故東坡詩云。更著綸巾披鶴氅。他年應作畫圖誇。昔諸葛亮羽扇綸巾。指麾三軍。

束之高閣

晉庾翼傳。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翼弗之重。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故韓退之借其言作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始終。

人門兼美

陳書。高宗謂蔡凝曰。我欲用義興王塙錢肅爲黃門郎。卿意如何。凝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又唐史李揆。肅宗謂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爲當世第一。故東坡送歐公之子叔弼詩云。清朝固多士。人門子皆冠。是也。

皮裏陽秋

晉褚裒字季野。名冠中朝。桓彝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外無藏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亦云。裒雖不言。而

四時之氣亦備。

韋趙杞梓

唐韋承慶兄弟與趙冬曦兄弟俱有盛名。張說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也。

東南之美

漢虞翻與孔融書。幷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云。聞延陵之觀樂。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也。東南之美、出爾雅。

墓題征西

魏太祖曹操初爲典軍校尉。意欲爲國家討賊。立功封侯。作征西將軍。使異時題其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乃吾志也。故坡和荊公太一宮壁詩云。但有樽中若下。何須墓上征西。若下、酒名。

戶外之屨

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戶外之屨滿矣。

水鏡

晉衞伯玉命子弟造樂廣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鶴在雞羣

晉嵇紹、中散大夫康之子也。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見紹於稠人中。昂昂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

角立傑出

漢陳蕃稱徐孺子生於江南卑薄之地。而能角立傑出也。

詩律武庫後集卷四

才能門

痛飲讀離騷

世說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讀離騷經便可爲名士耳故後人有詩云誰能無事讀離騷此也

瑤林瓊樹

晉王戎有人倫鑒識常目王衍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故坡詩有故人年少眞瓊樹之句

望郎

唐李義山酬令狐郎中詩有望郎臨古郡佳句灑丹青之句而東坡用以送周正孺得梓州云東川得望郎本此也

去天尺五

京兆城南有韋曲杜曲皆世遭盛時衣冠煒燁時人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言長安帝都相近也故杜牧詩云家在城南韋杜旁卽此耳

屈公望此府

唐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引韋思謙爲同府倉曹。謂韋曰。公豈此池中之物。屈公爲數旬客。以望此府爾。故東坡送人詩云。留君望此府。助我憐其衰。正此事耳。

行祕書

唐國朝雜錄云。唐太宗出幸。有司請載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故東坡題萬卷堂云。君家四壁如相如。卷藏天祿吞石渠。豈惟鄴侯三萬軸。家有世南行祕書。是也。

魏公畫籌

晉魏舒爲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但爲畫籌而已。後遇朋儔不足。乃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及是舒容範閑雅。張弓挾矢。發無不中。舉坐皆驚。莫有敵者。毓愧嘆曰。吾之不足以知卿才。有如此射矣。故東坡不知歐叔弼能詩。及臨發。出一篇。有淵明風製。因作詩送行云。平生魏公籌。忽斲郢人墁。蓋此事也。

樗櫟散材

莊子。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匠石不顧。曰。散木也。故老杜詩云。鄭公樗散鬢成絲。而東坡云。嫵惰便樗散。疎狂托聖明。亦是也。

技癢欲言

應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氏。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技癢不能無出言。蓋懷其技而癢也。故潘岳賦云徒心煩而技癢者。此也。

識窾門

卿家癡叔

晉王湛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兄子濟尤輕之。无子姪之敬。武帝亦常調濟曰。卿家癡叔死未。濟无以答。一日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復看耳。濟請言之。因剖析玄理。皆所未聞。武帝復如前問。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又濟有馬難乘。湛因騎之。姿容既妙。回策如縈。雖善騎者无以過也。湛曰。此馬雖良。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勝此。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无以別也。於是於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濟始驚異。謂其父曰。濟得一叔耳。故東坡和王晉卿畫馬詩云。督郵有良馬。不爲君所知。一朝見縈策。蟻封驚肉飛。豈惟馬不遇。人已半生癡。是也。肉飛見中山靖王曰。羽翮肉飛。故此有云。

其額似堯

家語。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於鄭之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額類堯。其項類皐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狗。然哉然哉。故東坡從駕景靈宮詩有共驚堯額類高辛之句。蓋借用也。

平生馬少遊

漢馬援嘗謂官屬曰。吾從弟少遊。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馭款段馬。

爲郡縣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足矣。何必復求盈餘。但自苦耳。吾當虜未滅。上霧下潦。毒氣薰蒸。因念少遊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蒙被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坡詩有念歸意云。雪堂亦有思歸曲。爲謝平生馬少遊。蓋取子由之言也。

不如一縫掖

後漢王符。隱居著書三十篇。以譏當世得失。號曰潛夫論。時皇甫規解官歸安定。人有以貨得雁門守者。亦去官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在雁門食雁美乎。頃又報云。王符在門。規素聞其名。乃遽起。衣不及帶。屣履迎門。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藝之貴也。故坡詩有云。歸來問雁吾何敢。疾世王符解著書。是也。

目擊道存

莊子田子方篇。仲尼見溫伯雪子而不言。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杜詩有懷新日似擊、接要心已領之句。是也。

半面之雅

後漢應奉曾見造車匠於門開半面。他日於路逢而識之。故後人以曾見者爲半面之雅。

銅駝荆棘中

晉索靖有先識遠見。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矣。未幾。晉惠帝之末。天下大

亂。故坡詩有豈信荊棘埋銅駝之句。

弊箒千金

魏文帝論文曰。夫人喜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箒。享以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故坡詩云。千金弊箒那堪換。此也。

相去九牛毛

有人或謂華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是理乎。譚曰。昔者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奚啻九牛毛。故坡題趙清獻公高齋云。乃知賢達與愚陋。豈直相去九牛毛。蓋以此也。

掩口盧胡

盧胡、笑也。漢應劭云。昔鄭人以乾鼠爲璞。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縗十重。人觀之者掩口盧胡而笑。坡詩。滿堂坐客皆盧胡。

烹瓠葉

後漢劉昆教授弟子。常五百餘人。每春秋享射。常備列儀典。以瓠葉爲俎豆。原昆意蓋取小雅瓠葉詩曰。幡幡瓠葉。采之烹之之意。故坡有厭伴老儒烹瓠葉、強隨舉子踏槐花之句。

阿奴碌碌

晉周顗伯仁之母李氏字絡秀當中興時顗嵩謨兄弟並列顯位嘗冬至日李舉觴賜三子曰吾渡江托足無所不謂汝等並貴列吾目前復何所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暗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而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謨小字碌碌當在母目下後皆如其言故坡寄弟子由詩有云阿奴須碌碌門戶要全生以此也

造物拘拘

莊子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臍肩高於頂跰躠而鑒井曰嗟乎天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故坡維摩像詩云昔者子輿病且死其友子祀往問之跰躠鑒井自嘆息造物將奚以我爲蓋以此也

通德擁髻

漢伶玄字子于買妾樊通德有才色能言趙飛燕姊妹故事子于閑居命言之亹亹不倦子于謂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殆力馳騖嗜慾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卷袖顧視燭影以手擁髻凄然泣下不勝其悲坡贈朝雲詩有恰如通德伴伶玄之句又和王定國詩擁髻无言夜語清之句以定國有美妾故也

絳帕蒙頭

吳孫策字伯符江表傳曰策欲誅道士于吉諸將勸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捨前聖典籍廢漢

家法律嘗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此輩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故坡謫儋耳詩云從今免被孫郎笑絳帕蒙頭讀道書是也

詩律武庫後集卷五

識鑒門

白屋非久留

漢賈復見耿弇曰子非久留白屋之士風雲會合當平步天衢耳後果如其言故杜公詩有白屋難久留之句此也

軒冕儻來

莊子繕性篇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坡詩云古來軒冕徒操捨兩悲慄蓋傷之也

臧穀均亡羊

莊子駢拇篇言臧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蓋臧則挾策讀書穀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故東坡和人詠史詩云仲尼憂世接輿狂臧穀雖殊竟兩亡是也

何詎不爲福

淮南子北叟失馬人皆弔之叟曰何詎不爲福居數月其馬將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叟曰何詎不爲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叟曰何詎不爲福居數年胡夷大入丁壯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

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而父子相保。故杜詩云。垂白辭南翁。委身希北叟。卽此事也。

折衝樽俎

家語。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其政。齊景公觴之。昭請公弃酌。晏子知之。令徹樽而更之。昭歸謂平公曰。齊不可伐。吾欲慙其君。晏子已知之。孔子聞之曰。不出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故後人有談笑勝千里之句。是也。

鹽車遭伯樂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長矣。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汁洒地。白汗交流。外坂遷延。負棘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而幕之。驥於是乎俛而噴。仰而鳴。蓋見伯樂之知己也。故杜公天育驃騎歌云。如今豈無騄驦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卽休。

作駒已權奇

前漢禮樂志郊祀歌云。太乙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俁儻。精權奇。故坡贈孔文仲詩云。君如汗血馬。作駒已權奇。又李白天馬歌云。權奇去滅沒。

溝中枯木

莊子云。百年之木。破而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者。比夫犧樽則美惡有間矣。故坡詩云。溝中枯木應笑人。鑽灼不然誰似我。

恩德門　陰德附

直指一困

吳魯肅字子敬。家富於財。嘗散以賑窮乏。結豪士。得鄉邑之心。時廬江周瑜爲居巢長。聞之。往求濟於肅。時肅有米二囷。各千斛。直指一囷與瑜。瑜益奇之。乃與結交焉。故杜公有贈粟囷應指之句。東坡謝惠州詹守詩。有欲乞公瑾一倉粟、試滿莊生五石樽之句。

祭竈請比鄰

後漢孫宝爲張忠主簿。入舍乃祭竈。請比鄰。故坡在海南有詩云。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餘。明日東家知祀竈。隻鷄斗酒定膰吾。借此用也。

痿人念起

前漢韓王信報柴將軍書曰。僕之思歸。如痿人佳反。人之不忘起。盲者之不忘視。師古注曰。痿者。風痺病也。故孫公尺牘云。區區願見之心。如痿人之念起也。是也。

分我餘光

史記。甘茂謂蘇秦曰。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便焉。故坡詩有餘光幸分我之句。是也。

贖老馬

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問於御者。對曰。故公家畜也。疲老不爲用。故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贖之。士聞之皆歸心焉。故杜詩有主人憐老馬之句。

鷄犬識新豐

西京雜記。高帝既作新豐。幷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男女老幼相攜。路者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衢。亦競識其家。故坡謫居惠州有彷彿曾遊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之句。用此事也。

助給薪水

陶淵明送一力給其子曰。汝日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爾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故坡寄賀水部詩有願供薪水看燒丹之句。

陰德畏人知

北史。李士謙字子約。爲開府參軍。家富於財。每以振施爲務。郡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參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己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李白詩。撝謙驚主寵。陰德畏人知。此也。

治獄多陰德

前漢于定國父于公爲縣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于公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

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故劉禹錫寄白樂天云。于公必有高門慶。是也。

案法平允

虞詡字升卿。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常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詡後爲尚書令。故邦俊題王司理持平堂云。淑問皐陶晞在泮。奉公不撓幕中參。仰思弼教刑明五。深念求情法以三。虞詡爲卿宜有自。于公比德蓋無慙。圖空草茂庭柯綠。行詠甘棠踵召南。是也。

陰施陽報

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爲兒。出遊而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兒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處高而聽卑。汝不死矣。後爲楚令尹。故周曇詠史云。童穉逢蛇野道傍。慮妨來者爲埋藏。是知陽報由陰施。天爵昭然契自章。

書畫門

咄咄逼人

晉王羲之字逸少。學書於衞夫人。夫人曰。有一弟子。咄咄逼人。故羲之自言。吾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當雁行。故坡詩有咄咄眞相逼、諸生敢雁行之句。以此也。

臨池盡墨

唐張旭字伯美。吳郡人。官至右率府長史。善草書。遇醉輒揮筆大叫。以頭濡墨而書。醒後自視以爲神。凡家之絹素。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故時人目爲張顛。草聖嘗自謂吾始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其法。後觀公孫氏舞劍而得其神。故杜公詩云。連山蟠其間。溟渤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眞盡墨。是也。

厭家雞愛野鶩

晉庾翼能書。與右軍齊名。而右軍後進。翼心不服。在荆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皆學王書。所謂厭家雞、愛野鶩。出王僧虔傳。

春蚓秋蛇

王羲之傳。言蕭子雲近出。擅名江表。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若綰秋蛇。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以茲播美。非濫名耶。故坡草書詩有春蚓秋蛇病子雲之句。

柳家元和腳

唐柳公權在元和間。書最有名。而劉禹錫酬柳宗元詩云。柳家新樣元和脚。且盡薑芽斂手從。故坡贈柳氏二外生求筆蹟詩云。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厭家雞更問人。可謂故語。

詩律武庫後集卷六

書畫門

羣鴻戲海

梁武帝評近代善書者。若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故坡詩有忽驚雲海戲羣鴻之句。

一臺二妙

晉衛瓘伯玉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號一臺二妙。漢末張芝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自二人既往。妙處彫零不振。筆法掃地空矣。故坡詩二妙彫零筆法空之句。

婉若銀鈎

索靖作草書狀曰。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鈎。飄若驚鸞。故杜詩云。三年辭玉樹。千里寄銀鈎。而李白亦云。寫了吟看滿卷愁。淺紅牋紙小銀鈎。又云。清泠玉韻兩三章。燦爛銀鈎七八行。而東坡亦有開緘弈弈滿銀鈎、書尾題詩語更適之句。是也。

妙畫通靈

晉顧愷之字長康。爲虎頭將軍。善畫。性癡絕。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以寄桓玄。玄發其廚。自後竊之。愷見封題如故。而畫不見。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猶人之登仙。其言了無恡色。故坡詩有一笑誰似癡虎頭

之句。

裴楷三毛

世說。顧愷之畫裴楷。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曰。楷雋朗有識。正在三毛。

宜置丘壑中

又畫謝鯤在石岩裏。人問其故。曰。鯤嘗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故此子宜置丘壑中。故坡詩有頰上三毛自有神。又云。戲著幼輿丘壑裏。幼輿、鯤之字也。皆美顧之善畫也。

正在阿堵中

又愷之畫人物。每畫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愷之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點。正在阿堵中。

二龍飛去

梁張僧繇、吳人。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每云。點之則飛去。人以爲妄誕。因請點之。試點二龍。須臾雷電破壁。奮迅乘雲。飛天而去。未點睛者見在。出名畫記。

奏樂圖

唐王維右丞、家於藍田玉山。嘗至招國坊庾敬休宅。見屋壁有畫奏樂圖。維熟視而笑之。或問其故。維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出國史補。

此君墨君

晉人以卿爲常。以君爲重。命竹謂之君者。王子猷也。子猷常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謂其何故。但嘯詠指其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故文與可善畫墨竹。東坡呼爲墨君。作墨君堂記。詩云。壁上墨君不解語。見之尙可消百憂。是也。

通神佳手

朱景臨歷代畫斷云。開元中。諸衞將軍李思訓善畫山水。甚得其妙。一日。明皇命畫大同殿壁。詔諭曰。卿所畫夜聞水聲。眞通神之佳手耳。

名下無虛士

唐閻立本工畫。一時無對。嘗至荆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應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始嘆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餘日乃去。僧繇、梁朝人。侯景之亂。來奔湘東。承制拜爲右將軍。工畫。爲江南之冠。

咫尺萬里

南史。竟陵王子良傳云。賁文煥善畫。於扇上圖山水曰。咫尺之內。萬里非遙。故杜公題王宰畫山水圖云。尤工遠勢古難比。咫尺應須論萬里。是也。

畫魚得獺

齊諧記。魏徐邈善畫。明帝遊洛水。見白獺。愛之不能得。邈曰。獺嗜鯰魚。乃不避死。遂畫板作鯰魚懸岸。羣獺競來。一時捕得。帝曰。卿畫何其神耶。

雌雄龍

唐劉洞微於老君殿繪龍。忽有夫妻二人入曰。善則善矣。若何別於雌雄。洞微大服之。其人曰。龍之雄者。角浪叫峭。目深鼻豁。鬐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燁燁然。此則龍之雄者也。若乃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鬐圓鱗薄。上下勻力。而厥尾壯於腹脅。此則龍之雌者也。二人忽振迅蜿蜒。化爲雌雄龍而去。

雲漢北風圖

後漢劉褒、桓帝時人。曾畫雲漢圖。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涼。官至蜀郡太守。

天皇寺仲尼像

梁武帝修飾佛寺。多命張僧繇畫之。江陵天皇寺僧繇畫盧舍那像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毀拆。

畫龍作雨

唐開元。關輔大旱。命大臣徧禱無應。上於龍池新瓶一殿。召少監馮紹正。令於四壁各圖一龍。紹正先於西壁畫素龍。奇狀蜿蜒。如欲振躍。繪事未半。風雨隨筆而生。上及從官於壁下觀之。鱗甲皆溼。設色未終。有白氣若簷廡間出入于池中。波濤洶湧。雷電隨起。侍御數百人皆見白龍自波際乘雲氣而上。俄頃陰

雲四布風雨暴作不終日而甘澤徧於畿內出明皇雜錄

技藝門

懷中方書

扁鵲少時爲舍長有舍客長桑君過扁奇之嘗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非常人因私語之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子毋泄乃出其懷中藥與鵲曰飲煮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又悉取其方與之忽不見由是扁盡得其術故坡病起云何妨一笑千痾散絕勝桑君飲上池

疾在腠理

扁鵲越人客於齊見桓侯曰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信復請見卽退走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如之何果卒故坡詩有桓侯初笑越人方之句

仙方出龍宮

西陽雜俎孫思邈常隱終南山開元中大旱有西域胡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禱雨凡七日縮水纔數尺池龍化爲老人至孫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池有仙方三十六首留傳與子子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傳今急矣固無所吝有頃捧之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目是池水忽漲溢岸胡僧羞恚而死故坡和子由龍珠丹詩曰天公不解防癡龍玉函寶方出龍宮是也

身事門潁陽

雜俎載。邢和璞居嵩潁間。著潁陽書三篇。知人禍福。房琯從之遊。因問終身之事。邢言降魄之處。非館非寺。病起於魚餐而休於龜茲板。其後房謫閬州。舍於紫極宮。一日忽見有治龜茲板者。始憶邢言。有潁刺史具鱠邀房。房悟以告刺史。是夕果卒。病鱠而卒。故東坡寄姚先生詩有不學房次律、身事問潁陽之句。是也。

紫金丹

靈樞經、扁鵲所注。其言化霞爲姹女之胎。十月分胎。狀如紫金。上赤下黑。左青右白。其中央黃。號曰紫金丹。故杜公寄嚴武詩有衰顏欲付紫金丹之句。而東坡和子由龍珠丹詩云。玄珠白璧兩無求。無脛金丹來入腹。

燕頷虎頭

後漢班超、有相者詣超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故東坡有詩云。無心逐定遠。燕頷飛虎頭。又云。虎頭食肉更何人。

屠龍之技

莊子。朱泙漫學屠龍。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故坡讀杜詩有巨筆屠龍手之句。

伏犀貫枕

唐袁天綱善相、相竇軌曰。伏犀貫玉枕。當於益州立功。又相李嶠曰。睡則氣從耳出。名曰龜息。貴不可言。

後皆如其相

相在怒中

唐張景藏善相。時魏元忠未達。往謁之。張待之薄。就質通塞亦不言。魏素強正。因大怒拂衣而去曰。窮通貴賤。自屬彼蒼。何預汝等。張遽止之曰。君之相正在怒時。位極人臣。後果如言。

折臂三公

晉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鑿之。相者曰。猶出折臂三公。後祜果墜馬折臂。位至三公。終於無嗣。

夢吞三畫

吳虞翻立易注。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曰。易道在天三爻足矣。故東坡贈治易僧詩有夢吞三畫妙通靈之句。是也。

書版索金

晉隗炤善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五年。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至期果有龔使者止此。妻遂齎版索之。使者沉吟良久而悟。乃命取蓍筮之曰。賢夫自有金在某處。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妻還掘得焉。故坡傷文與可之亡。有詩云。誰云生死隔。相見如龔隗。是也。

門前水西流

唐僧一行禪師通大衍算數。初聞天台有僧。其術頗異。往求之。至寺未敢入。竊於門閒窺之。見僧於庭下布算。厲聲曰。當有弟子來求吾術。須門前水西流乃教之。一行突出。稽首請教。其僧顧視門外溪水。忽回流而西。於是盡其術而教之。故坡有溪水當逆流之句。是也。

詩律武庫後集卷七

寶器門

歐冶五劍

吳越春秋云。吳王聘歐冶子五劍。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豪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劍。王取豪曹巨闕等示之。燭曰。皆非寶劍。乃取純鈞示之。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之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視其光如水溢于塘。故坡詩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鈞。吳鈞卽劍也。

劍有雌雄

烈士傳。楚王夫人常於夏納涼而抱鐵柱。心有感。遂懷孕。產一鐵。楚王命鏌鋣鑄爲雙劍。三年乃成。一雌一雄。鏌鋣乃留雄而以雌進王。劍在匣中常悲鳴。王問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以雌憶雄耳。王大怒。遂殺鏌鋣。故杜詩有雄劍鳴開匣之句。

干將鏌鋣

吳越春秋。吳王闔閭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鏌鋣。鏌鋣者。干將之妻。干將作劍。金鐵之精未肯流。干將夫妻乃斷髮翦爪投之爐中。金鐵乃濡。遂以成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鏌鋣。而作漫理。故郭元振寶劍歌云。精光黯黯青蛇走。文章片片綠龜鱗。是也。

步光

步光、寶劍名。史記。越王使大夫種奉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吳。故坡詩有屢把鉛刀齒步光之句。

修月斧

酉陽雜俎。太和中。鄭仁本表弟常與王秀才遊嵩山。忽迷路。見一人方睡熟。呼之曰。君知向官道無。其人坐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燥。其凹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卽一數。因開襆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與二人指一支徑曰。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故荊公詩有玉斧修成寶月團之句。而東坡詩亦云。從來修月手。合在廣寒宮。是也。

朱絲繩玉壺冰

文選鮑昭白頭吟。直如朱絲繩。淸如玉壺冰。注。朱繩、琴之朱絲也。玉壺冰取其潔淨。故杜詩云。熒熒金錯刀。濯濯朱絲繩。又李白詩云。白玉慙溫色。朱繩遜直辭。又唐文粹。姚元崇有冰壺箴。故杜詩有云。覘寒金井水。簷動玉壺冰。又云。炯如一段淸冰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又韋應物詩云。心同野鶴與塵迥。詩似冰壺見底淸。又云。文苑臺中妙。冰壺幕裏淸。皆此也。

玉燕釵

郭子模洞眞記曰。漢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一玉釵以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猶

在。共謀碎之。明日視釵匣。惟見一白燕。直飛天而去。後宮人常作玉釵。號玉燕釵。故李賀有詩云。寒鬢斜釵玉燕光。

玉有辟邪香

唐肅宗賜李輔國玉辟邪二枚。各高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數百步。又杜陽雜編。唐公主降乘七寶步輦。四面綴玉香囊。囊中貯辟邪香。香乃外國所貢。故坡詠沉香石詩有山下曾逢松化石、玉中還有辟邪香。是也。松化石者。舊唐書載僕骨東境。其地東北一千里有康干池。松木入此水三年。乃化爲石。其色青。上有松文。謂之康干石也。故云。

補天石

列子。湯問夏革曰。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鰲之足以立四極。故杜詩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而李白詩亦云。斬鰲翼媧皇。練石補天維。東坡詩亦有云。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

支機石

博物志。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芒忽。亦不覺晝夜。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甚嚴。遙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見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

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日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集林曰昔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沙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君平曰此織女支機之石荆楚歲時記張華博物志云漢武帝令張騫窮黃河源乘槎經月而去至一處見城郭如官府俄室內有一織女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云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榰機石與騫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斗所得榰機石爲東方朔所識並其證焉故宋之問明河篇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又竇諲集銀槎云織女家居析木津忽逢槎客翠眉顰盈盈不怕牽牛壻亂把支機石與人而杜詩亦云欲問支機石如臨獻寶宮

支牀龜

史記龜筴傳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年二千餘歲故李白詩云鸚爲能言長翦翅龜緣難死久幬牀東坡詩亦云牀下龜蛇且耐支杯中蛇久未應衰而盧仝月蝕詩有云寒龜夏鼈一種味且當臛其肉一底板沒信處唯堪支牀脚

珍產門

追風月題

追風駿馬名秦皇七馬一名追風杜詩有須君櫪下追風驃是也月題出莊子馬蹄篇加之以衡軛齊之以月題疏云月題額上當盧形似月者故坡和秦少遊失解詩云一尾追風抹萬蹄崑崙玄圃謂朝躋迴

看世上無伯樂。卻道鹽車勝月題。

乘黃

乘黃、古之神馬。一名飛黃。背有角。日行萬里。淮南子云。天下有道。飛黃伏皁。故符讀書城南有飛黃騰踏去之句。又云乘黃、獸名。龍翼馬身。昔黃帝乘以登仙是也。故杜公瘦馬行云。惆悵恐是病乘黃。以此。秦皇七馬。一追風。二白菟。三踰景。四奔電。五飛翰。六銅爵。七晨鳧。

龍文虎脊

漢武帝時。大宛馬虎脊魚目。龍文鳳頭。尾如蕭稍。故天馬歌言驊騮騄驥。龍文虎脊。皆其駿異者。杜公天育驃騎歌云。駿尾驊騮朔風起。是也。

穆王八駿

王子年拾遺云。昔周穆王好巡遊。必欲車轍馬跡徧於天下。故絕異之物。不期而自至。故八駿、一名絕地。足不曳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宵。夜行萬里。四名越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行。八名挾翼。身有肉翅。是以王乘之而西與王母會於崑崙之丘焉。八駿又云驊騮、綠耳、赤驥、白犧、渠黃、踰輪、盜驪、山子。想名異而實同也。

德宗二馬

太平廣記載唐德宗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皆謂之功臣。耳中有毛。引之長一尺。馬經云。耳中

有毛。日行千里。時遇花柳方春。上欲遊幸諸苑。侍御進瑞鞭。帝指二驄語近臣曰。昔朕西幸。有此二駿。謂之二絕。今獲此鞭。可謂三絕。命酒飲之。因吟中書舍人韓翃詩云。鴛鴦頰白齒新齊。晚日花間散碧蹄。玉勒乍回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

九花虬

杜陽雜編云。九花虬乃范陽節度使李懷光所貢也。額高九尺。毛拳如麟。頭項鬃鬣。眞虬龍也。一嘶則羣馬聳耳。身被九花。故曰九花虬。代宗以賜汾陽王郭子儀。以旌殊勳。

汗血

神異經曰。西南大宛之丘有良馬。其高二丈。髯至膝。尾委地。蹄如汗。腕可控。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故杜公驄馬行云。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是也。

詩律武庫後集卷八

珍產門

決雲兒

國史補云。唐申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黃鶻。皆俊健無敵。每上出獵。則擎在駕前。明皇賜號決雲兒。

青田鶴

永嘉郡記。有沐溪者。去青田九里。其中常有一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常餘父母一雙。精白可愛。多云神所養也。故杜公詩有薛公十一鶴、盡寫青田眞之句。而坡亦云軒軒青田鶴。皆以青田言。有自也。

鳳將九雛

建康錄云。鳳將九雛。見于豐城。衆鳥從之。東海何承天除著作佐郎。年已邁。而諸佐郎並年少。苟伯戲呼爲嫚母。承天云。當言鳳將九子。嫚母何言耶。故杜公有丹鳳領九雛之句。是也。

倒挂子

嶺南多珍禽。有倒挂子。綠衣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海東來。非塵埃間物也。坡梅花詩有綠衣倒挂扶桑暾。又其詞亦云倒挂綠毛么鳳。卽此也。

冰蠶

王子年拾遺錄。東海圓嶠山有冰蠶。長七寸。有鱗角。以雪霜覆之。則爲繭五色。絲織爲衣。入水不濡。唐玉貞白寄鄭谷云。火鼠重燒布。冰蠶獨繭絲。

長腰米

長腰米者。漢上米之絕好者。諺云。長腰粳米。縮頭鰛魚。皆言其好者。故坡有長腰尙載撐腸米。又云勸君多揀長腰米。是也。

青精飯

梁書安成康王傳云。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故杜公贈李白詩云。野人對飧腥蔬食常不飽。豈無青菁飯。使我顏色好。是也。眞誥云。霍山有道士鄧元伯。授青精石飯之法云。

貢茶十品

貢茶凡十品。曰龍茶、鳳茶、京挺的乳、石乳、白影、頭金臘面、頭骨、次骨、龍茶以貢至尊及賜執政親王長王。餘皇族學士將帥皆得鳳茶。舍人近臣賜京挺的乳。館閣石乳。又云。茶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歷中。蔡君謨爲福建漕。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精絕。謂之小團。二十片重一斤。至草茶莫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爲第一。自景祐以來。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出於日注之上。遂爲草茶第一。東坡謝錢安道惠茶詩云。粗糠團鳳友小龍。奴隸日片臣雙井。是也。又盧仝茶歌有首閱月團三

百注、百草不敢先開花之句。以此。

紅藥

漢文選謝玄暉直中書省詩。紅藥當堦翻。蒼苔依砌上。故李白有廣砌羅紅藥、疎牕蔭綠筠之句。又云。淺酌看紅藥。徐吟把綠楊。又云。罷草紫泥詔。起吟紅藥詩。又魯交送雷召試云。紅藥堦前香案小。紫微花下黑煙濃。又荊公答韓持國云。知公尚憶洛陽中。醉裏穿花滿袖風。花亦有知還有恨。今爲紅藥主人翁。皆此事也。

合浦珠還

後漢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嘗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孟嘗到官。革易前弊。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復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故李白參宋中丞幕詩云。大江皆渡虎。三浦盡還珠。又蘇爲贈劉瑞州云。夜浪珠還浦。春泥象印蹤。而東坡明月湖詩有聞道牂江空抱珥、年來合浦自還珠之句。皆此也。

靈異門

君子化猿鶴

抱朴子云。昔周穆王南征。久而不歸。一軍盡化。君子爲猿鶴。小人爲蟲沙。故坡自海上得歸登鬱孤臺詩

云。歸路迷千嶂。勞生閱百州。不隨猿鶴化。甘作賈胡留。蓋此事也。

蛇蟠鏡中

前定錄。袁孝叔遇異人傳數十幅書。戒曰。每受一命。乃開一幅。累任皆驗。一日晨起巾櫛。忽有一物墮鏡中。如蛇而有四足。驚怛而疾作。數日乃卒。所留書尚數幅在。妻開示皆空紙。最後一幅畫蛇蟠鏡中而已。故東坡題蜜空閣云。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川居其間。無異蛇盤鏡。此也。

庭松西指

廣異記。唐貞觀中。僧玄奘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庭松一株。以手摩其枝曰。吾今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吾歸卽東回。及去。枝果西指。約長數丈。後十餘年將歸。枝忽東回。弟子因出迎之。果反。故坡聞合浦愈上人訪道南嶽未還。因和其詩云。爲問庭松尚西指。不知老奘幾時歸。是也。

甕中畫像

明皇雜錄。開元中。房琯宰相。盧道士、邢和璞自太山來。房虛心禮敬。因攜手閑步。至夏口。入一廢寺。松竹森映。璞坐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數尺。得一鉼子。中皆是婁師德與永禪師畫像。璞笑曰。頗憶此否。琯因是悵然悟其前生爲永公也。故坡序其事作詩。有夏口甕中藏畫像之句。

啖棗悟前生

高僧傳。洛陽香山寺僧名鏡空。遊錢塘。至孤山寺西。餒甚。因臨流出涕。俄有一梵僧顧謂空曰。頗憶講法

華於同德寺乎。空莫測其由。僧曰。子應爲飢火所燒。不暇憶故事。乃探囊出一大棗如拳許曰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知前生。空因啖之。掬泉而飲。枕石而寢。頃刻乃悟。盡記前生事如昨日焉。故東坡和聰上人見寄云。一悟鏡空老。始知圓澤賢。是也。圓澤事見下。

俗緣勿相近

唐李潛之子源。以父死祿山之難。遂不仕。居洛陽。與惠林寺僧圓澤遊。一日相約遊青城峨嵋二山。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甕汲水。澤望見而泣曰。吾當爲此婦人子。孕三歲矣。不來故不孕。今既見。無可逃者。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後當與公相見。至暮。澤果卒。而婦乳。其後至期。源自洛適吳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一牧童。叩牛角而歌。卽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源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眞信士。然俗緣未盡。愼勿相近。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偏。卻迴煙棹上瞿塘。歌畢遂去。不知所之。故坡詩有欲向錢塘訪圓澤、葛洪川畔已秋深、是也。

老人青藜杖

王子年拾遺記云。劉向、成帝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讀書。老人乃吹杖端煙然。因以炤坐。與向說開闢以前事。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向請問其姓氏。答曰。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

懷中竹簡天文地理之書。悉授向而去。故荊公寄劉貢父上元不出詩云。不知太一遊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而晏元獻詩云。頻瞻太一青藜見。欲賦甘泉白鳳來。東坡亦云。安知青藜火。丈人非中黃。皆此事也。

天津老人

國史補。裴晉公未第時。遊洛中。一日。策蹇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柱立。語曰。蔡州何時得平。忽見晉公來。愕然而退。其僕從後聞其語曰。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僕遽告公。公曰。見我龍鍾。故相調戲爾。後果然。杜公有龍鍾還忝二千石、媿爾東西南北人。意亦相類。

白鹿當道

後漢鄭弘爲淮陰太守。行春見白鹿當道。夾轂而行。主簿黃固拜賀曰。三公車轄。漢例畫作鹿。明府行必爲漢相。果如其言。故東坡和錢穆父詩云。玉堂不著扶犁子。霜鬢偏宜畫鹿轄。是也。

詩律武庫後集卷九

靈異門

花月之妖

唐武三思妾名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語三思請出之。忽失所在。於壁隙聞蘭麝芬馥。附耳而聽。則娥在焉。細聲語曰。妾乃花月之妖。上帝遣妾奉君言笑。梁公、時之正人。妾不敢見矣。願君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也。

卓錫飛鶴

梁僧誌公與白鶴道人愛舒州潛山山麓最奇絕。可居。同謀於武帝。帝以二人悉具靈通。俾各以物誌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誌公曰。某以卓錫處爲記。已而鶴先至山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亦卓於山麓。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地而築室焉。故杜公詩有錫飛常近鶴是也。

深根固蒂

幽怪錄。有巴邛人。常入橘林。見一大橘。取而剖開。中有二老叟。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南山。但恨不得深根固蒂爾。一叟曰。僕饑虛矣。須龍脯而食之。食訖。以水噀地。化爲二白龍而去。故後人有橘中老叟化白龍之句。此也。

烏府

前漢朱博字子元。哀帝時超爲大司空。是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故李白寄徵之之詩云。再喜登烏府。多慙侍亦墀。此也。

沙苑飛鶴

廣德神異錄。唐天寶中。明皇獵沙苑。有鶴孤飛。帝射之中。遂西南而去。益州有青城道士徐佐卿。嘗化爲鶴。飛遊於沙苑。忽一日自外至。謂弟子曰。吾行山中。爲飛矢所中。以箭挂於壁曰。後有箭主到此。可付之。及明皇幸蜀。遊於觀中。見其箭曰。此吾沙苑中所射鶴箭。因是乃知爲佐卿焉。故東坡從海上歸和郭功甫詩云。可憐倦鳥不知時。空羨騎鯨得所歸。玉局西南天一角。萬人沙苑看孤飛。言被禍而得脫也。又在惠州白鶴新居有句云。佐卿悉是歸來鶴。亦用此事也。

穴蟻難逃

異苑云。晉桓謙、太元中居家。一日忽見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具裝馬。從坎中出。緣杌登竈。蔣山道士令以沸湯澆其所入處。自是寂不復出。因掘之。有羣蟻死於穴中。故杜子美聞官軍已臨賊寇詩云。胡虜潛京闕。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即此事也。而鼎魚見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云。咎豪猜貳。部落攜離。繫頭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遊於鼎沸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故老杜用此事爲對也。

燃犀見水族

晉溫嶠過牛渚磯。深不可測。世云下多怪物。遂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奇形異狀。嶠是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故東坡過仙遊潭有我欲燃犀看之句。是也。

樹化青牛

玄中記。千歲之樹精化爲青羊。萬歲之樹精化爲青牛。秦始皇時。人伐大樹。有青牛躍出。入豐水中。又嵩山記云。嵩山有大松樹。其精化爲青牛爲伏龜。故坡栽檜詩有勿化青牛君之句。此也。

花木之妖

開元天寶遺事云。沉香亭有木芍藥。朝紅暮黃。午碧夜白。明皇曰。此花木之妖也。

燭妖

天寶遺事又載。寧王好夜集。有一燭似蠟非蠟。似脂非脂。每遇夜賓妓雜坐。酒醉狂作。則燭必昏翳。否則復明。故後人有歌姬佑坐酒狂作、不許寧王燭復明之句。此也。

卿雲

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故東坡送張天覺詩云。晴空浮玉髻。晻靄卿雲間。是也。

佳氣鬱葱

漢光武紀。時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因至南陽。遙望舂陵。謂郭皆曰。氣佳哉。鬱鬱葱葱。未幾。光武起兵

春陵。故杜詩有司隸軍初覩、南陽氣已新之句。而東坡賀人生子亦云。鬱葱佳氣夜充閭。即本此。

南柯夢

唐廣陵淳于棼、嘗夢見客引入一大國。上有金書曰大槐安國。其王以女妻棼。拜爲南柯太守。又覺尋其所經由。乃宅南大槐樹下一蟻穴耳。故坡詩有蟻夢或化爲侯王之句。此也。

邯鄲枕

太平廣記。有客於邯鄲逆旅遇呂仙翁。自言久不得志。仙翁與之枕。客就枕便睡。夢入枕中。仕宦十數年。甚愜意。及覺。炊黃粱猶未熟。故坡詩有萬事邯鄲枕之句。本此。

遊仙枕

開元遺事載。龜茲國進一枕。溫潤如玉。若枕之而寐。則十洲三島盡見於夢中。號爲遊仙枕。

精魂爲芝

襄陽耆舊傳。楚襄王遊於巫山。夢見一婦人。名曰瑤姬。曰。我夏帝之季女也。封於巫由之陽臺。精魂爲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

王喬玉棺

後漢方術傳。王喬、河東人。顯宗時爲葉縣令。一日。天降一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能動。喬曰。此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棺中。其蓋便覆。宿昔葬於城西。是夕。縣車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因

立廟。號葉君祠。故杜詩有玉棺已上天、白雲空寂寞之句。此也。

胡廣托姓

開元傳信記言。漢胡廣以惡月生。父母惡之。藏於葫蘆中。棄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之。及長。有盛名。父母欲收之。廣以爲背其所生則害義。背其所養則忘恩。兩無所歸。以其托葫蘆中生。乃姓胡云。

鴻漸卜姓

李肇國史補載。竟陵僧於水濱拾得一嬰兒。育爲弟子。及長。不知其姓。乃筮易。得蹇之漸。其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故姓陸。名羽。字鴻漸。著名於世。僧歸寂。陸哭之曰。不羨黃金轡。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

天地劫灰

曹氏志怪云。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惟見灰墨。無復土石。舉朝不能解其故。以問東方朔。朔曰。後有西域胡僧至中國。可問之。後至東漢明帝時。外國道人入洛陽。有憶朔言者。因以問之。胡僧曰。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也。故東坡有萬劫終飛灰之句。又借言云。五季文章墮劫灰。皆此也。

韓湘染花

太平廣記。元和中。韓湘自言能染花。紅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嘗秋日與退之於後堂前染白牡丹一叢云。來春必作含稜碧色。內合有金含稜紅間暈者。四面各合有一朵五色者。自斸其根。下置藥。雨後栽

培之。至明年花開。一如其說。故東坡冬日牡丹詩有使君欲見藍關詠、更倩韓郎爲染根之句。以此也。

左慈拄杖

吳討逆將軍孫堅、惡左慈。欲殺之。使慈行於馬前。欲自後以刃刺之。慈時著一木屐。拄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鞭馬逐之。終不能及。故東坡詩有欲就左慈求拄杖、便隨李白跨滄溟之句。蓋借用也。李白作臨江王節士歌有安得倚天劒、跨海斬長鯨。

颶風

南越志。熙安間多颶風。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六月興。未至時。雞犬爲之不鳴。嶺表錄。南海秋夏有暈如虹。世謂之颶母。颶風欲至而黑雲起。謂之颶母。故襄和到番禺詩云。客聽潮雞迷早夜。人瞻颶母識陰晴。又李白送客春遊嶺南詩云。天黃生颶母。（又云。颶母如斷虹。有大風卽見。）雨黑長楓人。（楓人因夜雲黑雨暗。長丈。）又云。颶風千里黑。蟄草四時青。又柳子厚嶺南江行云。射工巧伺游人影。颶母偏驚旅客船。又宋發昭州云。霧濃著袂溼。風颶覺船飄。皆此事也。

三耳秀才

太平廣記。兗州張審通嘗夢爲太山府君所召。令爲詞判。錄申天曹。天曹允之。府君喜。與審通額上安一耳。既悟。覺額癢。果生一耳。自後尤更聰明。故時號三耳秀才。○又張君房脞說云。有陰官以事懲於上元夫人。而不允。閻陽間有十人柳愼者。善爲文。遙追至。使爲表。既而獲命。陰官喜曰。子何所欲。曰。願更聰明。

乃命取一耳置額上。既寤。額癢。輒搔出一耳。時人語曰。天上有九頭鳥。地上有三耳秀才。此二事相類。故併錄之。東坡和秦少游耳聾詩。其中云。須防額癢出三耳。莫放筆端風雨快。蓋此事也。

作勞耳鳴

晉書載石勒微時。在田中每聞鞞鐸之聲。歸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徵也。故東坡借此語作餅筌詩云。餅中宮商自相磨。昭文無虧亦無成。東坡醉熟呼不醒。但云作勞吾耳鳴。昭文事見莊子內篇云。有成有虧。昭文氏之鼓琴也。無成無虧。昭文氏之不鼓琴也。故云。

詩律武庫後集卷十

雷雨門　祈雨附

阿香推雷車

搜神記。晉永和中。有義興人姓周者。偶出都。日暮寄宿於道傍草舍。惟一女子居之。夜半門外呼曰。阿香。官喚爾推雷車。至曉雷雨大作。視其屋乃大塚也。故東坡作水車詩云。天公不見老翁泣。喚取阿香推雷車。蓋此事也。

借霹靂車

酉陽雜俎云。唐李鄘守北都時。介休有百姓送牒。止宿一神祠下。中夜有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往介休收麥。良久。數人共持一物如幢。上綴旗旛凡十八葉。有光如電。以授之。次日。介休大雷雨。損麥萬餘頃。故林夙禱晴詩云。田頭小麥已枯黃。雲雨東來意叵量。太守愛民心一寸。知神不是介休王。而東坡禱雨至蟠溪詩有安得夢隨霹靂駕之句。亦此事也。

馬上天瓢

續玄怪錄載唐李衛公靖微時。夜獵山中迷路。投宿一巨宅。有老婦出延之。中夜忽聞叩戶甚迅。婦變色曰。天符至矣。因告靖曰。此非人世。乃龍宮也。老婦卽龍母也。二子俱出。今天符命行雨。敢煩一行。靖許之。

卽以小瓢（一云小瓶）繫馬鞍前。戒曰。馬躍地嘶鳴。卽取瓢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愼勿多也。既而至一村。電掣雲間。馬嘶不已。遂連下十餘滴。及歸。老婦曰。此一滴水乃地上三尺。是村夜半水果平地三丈餘。故坡禱雨詩有安得馬上天瓢翻之句。又云傾倒瓶中雨一洗陌上埃是也。

隨車雨

後漢鄭弘爲淮陰太守。注。弘清息繇賦。政不煩苛。行春天旱。隨車致雨。故昌黎詩云。行看五馬入蕭颯已隨軒。又柳子厚與韋使君祈雨詩云。惠風仍偃草。靈雨會隨車。又白樂天借此事送劉蘇州云。仁風膏雨去隨輪。勝境歡遊到逐身是也。

御史雨

唐顏眞卿開元中。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眞卿辯獄而雨。郡人呼爲御史雨。故坡次韻詹適云。歸去多情雨應隨御史軒。又董彌大郎中禱雨詩云。清時自是獄無冤。大雨何從勢若飜。精意偶通風水洞。故應甘澤便隨軒。元功郎中依韻云。東海應無孝婦冤。西風卷雨作盆飜。星郎不識來從處。錯比當年御史軒。邦俊依韻云。雷嗔旱魃蘊煩冤。海底驅龍碧浪飜。飛上九天作霖雨。端知昭格佑宸軒。

葬骸澍雨

賀蘭祥除荆州刺史。時盛夏亢陽。祥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古冢。暴露骸骨。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

爲政邪。命收葬之。卽日澍雨。出北史。

段文昌

唐段文昌帥荆南。州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出遊必霽。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故鄧鑑詩云。出遊還霽色。人指段文昌是也。

自暴祈雨

唐田仁會爲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雨。暴音曝。而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願君常在兮不患貧。

瑞雷

唐武后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雨去聲。蘇味道等以爲瑞。率羣臣入賀。王求禮讓曰。宰相燮和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爲瑞。則冬月雷亦爲瑞雷耶。味道不從。既賀者入。求禮厲言此天災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使天有瑞。何感而來。羣臣震恐。后爲罷朝。

鞭石

物類志載。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鞭陰石必雨。久雨鞭陽石則晴。

崖山

酉陽雜俎。太原郡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

今山上多生水草。

鄧國張公

本朝文懿公張士遜、字順之。唐張柬之之後。爲射洪令。歲旱禱白崖山神卽雨。士遜立須臾雨足乃去。蜀人異之。又知邵武縣。禱雨大有感應。任滿作詩記其事云。乞靈曾爇一爐烟。言下滂霈救旱田。今日解龜留數字。要教來者更恭虔。

房玄齡

唐貞觀末。房玄齡避位歸第。時天大旱。太宗將幸芙蓉園以觀風俗。玄齡聞之。戒其子曰。鑾輿必當見幸。亟使掃洒。兼備饌具。有頃。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載入宮。其夕大雨。咸以爲優賢之應。出大唐新語。

蜥蜴

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以甕貯水。插楊柳枝。泛蜥蜴。小兒呼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時蜥蜴不能盡得。往往以蝎虎代之。蝎虎入水卽死。小兒更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沉。怎得甘雨。

鏡鼻龍

唐僧一行、開元中嘗旱。玄宗令祈雨。曰。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之。命於內府遍視。皆言不類。後指一鏡鼻盤龍。喜曰。此眞龍矣。持入道場。一夕而雨。或云是楊州所進。初模範時。有異人至。請閉戶入室數

日閉戶模成其人已失

玉龍子

唐玄宗至渭水侍者得玉龍子廣不數寸而溫潤精巧非人間所有藏於內府以爲國瑞上初卽位京師閔雨禱之必有霖注逼而視之若奮鱗鬣開元中三輔大旱上復祈禱涉旬無應乃投於龍池俄而雲物暴起風雨隨作玄宗幸蜀回復於渭水砂中得之後爲小黃門竊以遺李輔國常置櫃中輔國將敗夜聞櫃中如有聲開而視之已亡所在人有詩曰聖運潛符瑞玉龍自興雲雨更無蹤不於渭水砂中得爭保變輿復九重出廣德神異記

甲子雨

齊民要術諺云春甲子雨赤地千里夏甲子雨乘船入市秋甲子雨禾頭生耳故杜工部雨詩云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又秋雨歎云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又陳無已久雨歎云甲子仍逢夏連朝雨腳垂又欒城有愁見積陰連甲子復令父老念農桑之句皆此也

李清臣

李清臣因沂山龍祠祈雨有應作詩一首寄東坡其詩曰南山高峻嵽北山亦嵽崒坐看兩山雲出沒行如驅歸如呼始覺山中有靈物鬱鬱其焚蘭覃覃其擊鼓祝屢云云巫屢舞我民無辜神所憐一夜雷風三尺雨嶺木兮蒼蒼溪泉兮決決雲散諸峯互明滅東阡西陌農事忙廟閑山空音響絕

蘇子瞻

坡後作一首和李清臣。其詩云。高田生黃埃。下田生蒼耳。蒼耳亦已無。更問麥有幾。蛟龍睡足亦解慚。二麥枯時雨如洗。不知雨從何處來。但聞呂梁百步聲如雷。試上城南望城北。際天菽麥青成堆。饑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半年不雨坐龍慵。但怨天公不怨龍。今來一雨何足道。龍神社鬼各言功。無功日盜太倉粟。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

作霖雨

書說命。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又左傳。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故杜甫上韋相云。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又李白送族弟云。宰相作霖雨。農夫得耕犁。又白樂天上裴令公鎮北都云。德星銷彗孛。霖雨滅腥臊。又東坡喜雨詩云。久苦趙盾日。欣逢傅說霖。又荊公龍泉寺石井二絕。其一云。山腰玉有千年潤。石眼泉無一日乾。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其二云。人傳湫水未常枯。滿底蒼苔亂髮麤。四海旱多霖雨少。此中端有臥龍無。又荊公雨過偶書云。霈然甘澤洗塵寰。南畝東郊共慰顏。地望歲功還物外。天將生意與人間。霽分星斗風雷靜。涼入軒牕枕簟閑。誰似浮雲知進退。纔成霖雨便歸山。又歐陽永叔上韓太傅云。南巡已見成新集。東魯休嗟未作詩。霖雨曾爲天下福。甘棠何止召人思。曹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又李羣玉賀崔使君祈雨云。謝公一拜敬亭祠。五馬歸來遂散絲。不假土龍呈夭矯。自然石燕已差池。寧無禾稼如雲頌。應有空濛似霧詩。已向爲霖報消息。穎

川徵詔是前期。又杜光庭賀府主令公甘雨應祈云。一灶名香達杳冥。旋聞風雨應精誠。染來山嶽千重翠。洗盡塵埃六合清。不獨旱苗蘇壠畝。便期嘉穀徧寰瀛。須知至理調元化。丞相爲霖致太平。

詩律武庫後集卷十一

佳人門

邢尹二夫人

史記。漢武帝時。尹夫人與邢婕妤同時並擧。詔不得相見。尹氏自請願望見邢。帝許之。卽令他夫人飾爲邢來。尹見之曰。此非邢也。其貌狀不足以當人主之意矣。於是帝遂使邢衣故衣來。前尹曰。此眞是也。乃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東坡芙蓉城詩下作人間尹與邢。李白詩所以尹婕妤羞見邢夫人。

時世粧

國語錄。唐宰相崔樞夫人治家嚴肅。容儀端麗。不許羣妾作時世粧。而其狀則斜紅不暈也。白樂天云。時世粧。時世粧。出自城中傳四方。東坡芍藥詩云。倚竹佳人翠袖長。天寒猶著白羅裳。揚州近日紅千葉。自是風流時世粧。

細馬駝吳姬

李太白詩云。吳姬十五細馬駝。青黛畫眉紅錦靴。故蘇東坡云。龍丘子自洛之蜀。載二侍女。戎裝駿馬。到溪山佳處輒留數日。見者以爲異人。東坡以詞贈云。細馬遠駝雙侍女。

獺髓醫玉頰

酉陽雜俎。吳主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孫和弄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血流汚鞾帶。令醫治之。醫云。得白獺髓和玉琥珀屑。當補滅此痕也。東坡梅花詩。玉頰何勞獺髓醫。

解語花

天寶遺事。唐太液池千葉白蓮盛開。明皇與妃子燕賞。帝指妃子曰。何如此解語花。故坡詠崔徽眞云。不知丹青不解語。世間言語元非眞。

林下風氣

晉謝道韞爲王凝之妻。有濟上尼嘗謂人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又謂張玄妹適顧氏有才質。曰。若顧家婦。清心映玉。自是閨房之秀。故坡詩有謝家夫人淡丰容、蕭然自有林下風之句。

駿馬換傾城

異聞載。韋鮪二生以妾換馬。俄有二紫衣冠人。云是江淹謝莊。江曰。能聯句賦今之體否。謝曰。何以爲題。江曰。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捨彼傾城求其駿足爲韻。其中云。望新恩、懽非吾偶也。戀舊主、宜借人乘之。故坡以銅劍就人易硯詩云。不見二生妾換馬。驕鳴啜泣思其家。又送人詩云。歸來駿馬換傾城。

唾碧成花

伶玄趙飛燕外傳云。后與妹婕妤共坐。后誤唾婕妤衣袖。婕妤曰。姊唾染人紺袖。正似石上花。（雖一作假。）令尙方爲之。未必能如此衣之華也。以爲石花廣袖。故坡回紋詩有亂點餘花唾碧衫之句。

金釵十二行

唐牛僧孺自誇服鐘乳甚得力。故後庭歌舞之妓頗多。白樂天以詩贈之曰。鐘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而東坡寄韓康公詩有鐘乳金釵人似玉之句。

莫惜金縷衣

唐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浙西觀察使李錡妾。嘗爲錡唱詞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後錡叛滅。秋娘籍入宮。有寵於暴陵。後爲漳王傅姆。王以罪廢。秋娘歸故鄉。事詳見杜牧之秋娘詩序云。

玉纖纖

唐杜牧之與張祜同飲。有屬意者。索骰子賭酒。牧之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尖。

傾城

漢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兄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墨池雪嶺

雲溪友議。唐崔涯、吳楚狂士。嘲妓李端端曰。獨把象牙梳插髻。崑崙山上月初生。妓求更其句。乃曰。揚州

近日渾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或戲之曰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登雪嶺何一日黑白之不均耶

腸温腸已斷

唐武宗疾篤孟才人以笙歌見寵因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孟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盡上惻然憫之孟復曰妾嘗藝歌願歌一曲以泄其恨許之才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急令醫候之曰脈雖温而腸已斷矣故後人詩有歌罷空聞腸已斷

温柔鄉

趙后外傳飛燕女弟昭儀名合德成帝初幸之謂其姑姊樊嫕曰此號爲温柔鄉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帝求訪白雲鄉也嫕賀曰陛下眞得仙者也

不如倚市門

史記貨殖傳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不如倚市門故韓文公詩倚市難藏拙吹竽久混塵而東坡亦有倚市無傾城之句

人彘

高祖得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高帝崩呂后囚戚夫人髡鉗令舂夫人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嘗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太后怒召趙王誅之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廁城中名曰人彘

夢龍據胸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初魏豹內於魏宮。許負相之云。當生天子。豹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漢虜豹而薄姬內後宮。召幸之。姬曰。昨暮夢龍據妾胸上。曰。吾爲汝成之。遂幸有身。生文帝。

虢國夫人

虢國夫人不施粧粉。自有美豔。杜甫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卻嫌脂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海棠花睡

唐明皇嘗召太眞妃。妃被酒新起。帝曰。此乃海棠花睡未足耳。故坡詩云。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

白髮青裙

東坡謫惠州。嘗與客野步。因到野人家。見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媼出應。白髮青裙。少寡。獨居三十年矣。感嘆成詩云。縹蒂緗枝出絳房。綠陰青子送春忙。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落日孤煙知客恨。短籬破屋爲誰香。主人白髮青裙袂。子美詩中黃四娘。

詩律武庫後集卷十二

曠達門

拄笏望西山

晉王徽之爲桓沖騎兵參軍。沖謂曰。卿在府日久。此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高視。手板拄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云。故東坡詩曰。朝來拄笏望西山。用此事也。

平生無長物

晉王忱見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扣之。恭掇而與之。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人簡率如此。故坡詩送竹几與人云。平生長物撓天眞。此也。

支離其形

莊子。匠石見曲轅櫟樹曰。散木也。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況支離其德者乎。故坡詩有散木支離得自全之句。支離者。蓋言其偃蹇無用之意也。

徐公通介

魏徐邈傳。或人問盧欽曰。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淸遠之士。時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

轉相倣效而徐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則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故坡云世俗自無常徐公自逶迤

眼前無俗物

東坡云昔全紹獨居一室前後種松竹牕下列圖書燒香嘿坐語人曰眼前無俗物所撓雖病身亦安穩又世說嵇阮之徒在竹林酣飲王戎後至阮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故杜公漫成有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之句

蛙鳴當鼓吹

南史孔稚圭字德璋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門庭之內草茅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孔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乎王晏常鳴鼓吹候孔聞羣蛙鳴曰殊聒人耳孔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慚色故坡詩有亂蛙成兩部又云水底笙歌蛙兩部用此事也

鵬鷃均一適

莊子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而負青天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故坡詩云鷃疑鵬萬里蚿笑夔一足莊子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跿踔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衆足獨奈何孫尺牘九萬扶搖決起蓬艾均爲一適

造化小兒

唐蘇易簡云。杜審言好大言。臨終。宋之問（或云武平）等往候之。答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僕在、久厭聲公等、今死、固當慰。但恨不見替人爾。言迄遂終。故鄧鑑有造化眞兒戲之句。借用此也。

幼輿折齒

晉謝鯤字幼輿。鄰家女高氏有美色。鯤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故坡詩有投梭每困東鄰女之句。

麻姑送酒

國史補。李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今家人洒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又有人遺酒。偶客至。卽曰。麻姑送酒來。可與君同飲。未畢。門者曰。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還。曾無愧色。故坡用其語作詩曰。麻姑過君急洒掃。鳥能歌舞花能言。是也。

南面王樂

莊子之楚。道上見髑髏。撽以馬箠。因而問之。髑髏見夢曰。死則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曰。吾使司命復子形。與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子欲之乎。髑髏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役乎。故坡詩云。髑髏有餘樂。不博南面后。以此也。

頭脂足垢

南史。陰子春字幼文。頭脂垢汙。腳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在梁州。因洗足致敗。故杜子美贈兄狂歌言幅巾鬖鬌不挂身、頭脂足垢何曾洗。

乞食歌姬院

酉陽雜俎。裴休嘗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故坡謝元長老贈衲裙云。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

陶潛乘籃輿

晉陶潛既不仕。乃放誕自若。太守王弘嘗要潛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腳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至州。故坡有出遊無伴籃輿孤之句。

方外司馬

晉謝弈爲桓溫司馬。猶推布衣之舊。常在溫坐上。岸幘嘯詠。無異平日。溫每稱爲方外司馬。溫妻南康主亦呼爲狂司馬。

柳生左肘

莊子。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故坡詩有左肘生楊觀楊花、又云燕坐柳生肘之句。皆自適之意。

我醉欲眠

陶潛嘗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無貴賤。造之者。遇酒必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君且去矣。其眞率如此。故坡和蔡郎中邀遊西湖詩云。君不見拋官彭澤令。琴無絃。鍾有酒。醉欲眠時遣客休。蓋序其事也。

瓠落無所容

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謂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固拙於用大而猶有蓬之心也夫。

心無天遊

莊子云。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故坡詩有室空惟法喜、心定有天遊。維摩經言以法喜爲妻。故坡云。

漁童樵青

唐張志和有奴曰漁童。婢曰樵青。人或問其故。答曰。奴使捧釣取綸。蘆中鼓枻。婢使蘇菓薪桂。竹裏煎茶。故後人有竹裏煎茶請客嘗。而鄧鑑省詩云。已公如步訪留客。只煎茶。志和不仕。自稱煙波釣徒。

嚴陵瀨

漢嚴光字子陵。不仕。披羊裘釣澤中。隱居處號嚴陵瀨。故後人有詩云。嚴陵不是無知己。只喜灘頭把釣

竿。是也。又范文正公有詩云。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靈禽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二。雲臺爭似釣臺高。

詩律武庫後集卷十三

感慨門

短髮不勝簪

晉張茂先謂其子曰。利名縶鎖。未遂山林之興。短髮搔白。渾不勝簪矣。故杜少陵詩曰。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日月不相饒

晉王獻之覽鏡。顧見白髮。謂兒童曰。日月不相饒。村野之人。二毛俱摧矣。汝等何不汲汲爲學。寸陰過而不可復得也。故杜詩有日月不相饒之句。

過客逆旅

李太白桃花園序云。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歲之過客。而擬古詩又云。生者爲過客。死者爲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坡詩有一年如一夢、百歲眞過客之句。

太白配殘月

韓文公東方未明篇云。東方未明大星沒。獨有太白配殘月。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故東坡哭任師中云。相看半作晨星沒。可憐太白配殘月。是也。

宋玉賦招魂

楚詞云。宋玉哀憐屈原忠而被斥。憂愁山澤。魂魄飛散。厥命將落。作招魂詞。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于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其略云。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飛散。汝筮與之。故坡謫海外得歸詩曰。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

思舊因鄰笛

晉向秀作思舊賦。其序云。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其後各以事見法。今經其舊居。于時日薄虞淵。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日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坡念舊詩云。鄰人吹笛不堪聞。此也。

丹塗一布衣

宋高祖裕既誅劉毅。諸葛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謀欲爲亂。猶豫未決。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塗一布衣。豈可得也。後果被誅。故劉禹錫題敬器圖詩云。秦國功成思稅駕。（李斯事。）宋臣名遂嘆危機。無因上蔡牽黃犬。願作丹塗一布衣。

杜牧來遲

唐杜牧之佐宣城幕。聞湖州多奇麗。往遊之。刺史崔君張水嬉使州人畢觀。令牧閱之。因見一女郎。聘之

曰。吾不十年來守此郡。不來從所適。泊牧果來守湖。女已適人三載生子矣。因賦詩云。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故坡至湖州有應怪杜牧尋春遲之句。又有羞歸應爲負花期、已是成陰結子時。用此事故也。

沈郎清瘦

南史。沈約字休文。嘗與徐勉書云。老病百日。數圍革帶。嘗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故坡有沈郎清瘦不勝衣之句。又沈昭略嘗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

雍門琴

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切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蹢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曰。孟嘗君之尊貴。亦至於此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淚出承睫而未下。故張孟陽七哀詩有戚彼雍門言。是也。

劉郎再來

唐劉夢得桃花詩引云。予正元二十一年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時玄都觀未有花木。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植仙桃滿觀。如燦晨霞。遂作看花君子詩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蓋以誌一時之事爾。已而復左出牧。于今十

有四年。得爲主客郎中。重遊茲觀。蕩然無復一存。唯菟葵燕麥動搖春風耳。因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故坡賞花憶先朝侍宴有上苑夭桃自作行、劉郎去後幾回芳之句。用此也。

黃鵠歸故鄉

漢西域傳。元封中。烏孫王遣使獻馬。願尙主。武帝以江東王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餘。再與昆莫會。（昆莫。烏孫王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作歌曰。吾家嫁我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遠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故杜留花門詩。公主歌黃鵠。卽是事也。

牛斗不神

韓退之作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箕星好風。）又云。三星各在天。什伍東西陳。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蓋韓公意言己之生直斗牛星。一生坎軻斥逐。實則不至而徒負其名。但如箕星之能簸揚其風聲也。坡詩生時宿直斗牛箕是也。

望洋而嘆

莊子秋水。河伯順流而行。至于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自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矣。坡詩。河伯方誇若。

憂患萬端

東坡云。昔蘇筠獨立西樓。俛仰身世。憂患萬端。思之一再。令人心折骨驚。故杜公獨立詩云。草露亦多溼。蛛絲仍未收。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是也。

擊唾壺

晉王敦嘗因醉後。慷慨悲吟。以鐵如意擊唾壺。歌魏太祖樂府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歌罷唾壺皆缺。杜公和劉景文詩。莫因老驥思千里。醉後哀歌缺唾壺。

傾河注海

世說。人問顧長康哭桓宣武之狀。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故杜公得舍弟消息詩云。骨肉思書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不忘故物

韓詩外傳云。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哭甚哀。問之曰。向刈蓍薪。亡吾蓍簪。是以哀。非傷亡簪。不忘故也。老杜有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

老牛舐犢

後漢曹操因事既殺楊修。一日見其父彪。操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望雲哭友

晉山濤傷嵇中散之亡。哭曰。白雲央央。我心悲傷。揮淚望雲。雲路阻長。故杜公聞高常侍適之亡。有致君丹檻折、哭友白雲長之句。

蒲柳之質

晉顧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故坡有喬松百丈蒼髯、擾擾下笑柳與蒲之句。

人生如寄

法苑珠林載。支遁在剡溪。謝安以書招之曰。人生如寄耳。終日戚戚。遲君來以晤言消之。而安之言蓋本魏文帝樂府云。人生如寄。多憂何爲。是也。坡詩人生如寄何不樂。

姓名爲鬼錄

魏文帝與吳質書云。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其姓名。已爲鬼錄。故杜詩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而坡公哭正立有匆匆成鬼錄是也。

歲在龍蛇

漢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曰。辰爲龍。巳爲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知命當終。未幾果卒。故坡哭孔長源詩。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巳辰年。賈誼賦鵩云。單閼之歲。四

月孟夏庚子日斜鵬入予舍云

歸然如魯靈光

文選王延壽靈光殿賦序云靈光殿乃漢魯共王餘之所立也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隳壞而靈光歸然獨存故孫尚書聞近日諸貴人皆逝因云某自還農圃不齒於諸公造物乘除獨爲後死歸然如魯靈光也

毅豹均死

莊子田開云魯有單豹者山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虎爲虎所食又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夫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所養不同而死則一故坡詩有已知豹毅爲均死之句

不過西州門

晉謝安甥羊曇爲安所愛重安死曇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門（葬西州門外）嘗因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西州門左右白之曇悲戚不已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故坡日日出東門詩云百年寓華屋千載歸山丘如何羊公子不肯過西州傷其不達也

羈旅

杜詩春草封歸恨注引劉安招隱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淒淒古詩日暮途且遠遊子悲故鄉又云人

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郭規久客塞上云。故園桃李。想自成蹊。文選。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

詩律武庫後集卷十四

感慨門

莊鳥思越

史記。陳軫云。莊鳥在楚爲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鳥故越之鄙細人也。今在楚爲執珪。身富貴矣。而猶聞其越吟。亦思越爾。坡詩云。越吟知聽否。誰念病莊鳥。是也。

海變桑田

太平廣記。麻姑自言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昔。豈將復還爲陵陸乎。王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坡看潮詩云。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只此意也。

扣角而歌

春秋時。甯戚候齊桓公出。卽扣角而歌曰。南山粲粲。白石爛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才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召之。用以爲相。坡詩。爲君扣牛角。一詠南山粲。此也。

麥秀之歌

宋世家。昔箕子朝周。過故殷墟。城郭毀壞。盡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歌云。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紂也。不與我好兮。殷人聞之皆爲流涕。杜公行次古城店詩云。白

屋化開裏。孤城麥秀邊。亦傷之也。

幾居其半

列子。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提以逮昏老。幾居其半。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疾痛哀苦亡失憂懼。又居其半。故坡有百年三萬日、老病常居半之句。

膏火相煎

莊子人間世。山木自寇。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昔漢兩龔死。有一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消。龔生見天天年。非吾徒也。杜公遺輿云。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卽莊子言也。

紅顏一春樹

續仙傳。藍采和嘗歌於市。其略曰。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故坡贈梁道人有未厭人間醉踏歌之句。

半死心

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冬則風雪之所激。故杜少陵詩有猶傷半死心之句。此也。

我輩情鍾

晉王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爾耶。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聞其言。便爲之慟。故坡弔辨才師云。生死猶如臂屈伸。情鍾我輩一酸辛。用此事也。

桑榆無遠照

世說。遠公在廬山。雖老講誦不輟。弟子或有惰者。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時與並光明耳。後人有桑榆無遠照之句。此也。

秋燕如客

漢張衡旅寓洛汭。生計無聊。有命駕之意。顧梁燕曰。秋風已至。想汝客與。斯難久留也。故杜詩有秋燕已如客之句。此也。

窮猨失木

淮南子云。猨顚蹶而失木。故晉謝鯤如失木之猿。但知悲嘯耳。杜子美詩云。寒日經簷短。窮猿失木悲。用此事也。

捋伊之鬚

晉史桓伊傳。謝安功名盛極。爲王國寶所毀。嫌隙遂成。一日。武帝宴羣臣。安侍坐。帝命伊撫箏。遂歌怨詩以明安之謗。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輔

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越席而捋伊之鬚曰使君於此不凡武帝有愧色故坡詩不辭歌詩勸公飲坐無桓伊能撫箏又有使君容我攬鬚不之句

警懼門

驪龍之珠

莊子禦寇篇人有見宋王者而得車十乘以驕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葦蕭而食其子沒於淵而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之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矣故杜詩有此時驪龍亦吐珠之句

杞國天崩

列子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無所寄廢寢食又有憂彼之憂者往曉之曰天積氣耳無處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又曰奈地壞何又曉之曰地積塊耳丘墓四墟無處無塊若踐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耶其人遂釋然大喜故孫仲益上江伯彥書云手洗虞淵之日力扶杞國之天是也淮南子日薄虞淵是謂黃昏蓋日所入處也狄仁傑盛取日虞淵

見月而喘

世說滿奮畏風時在晉武帝坐北牖下作琉璃屏風實密而似疎奮有寒色帝笑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

月而喘。劉孝標注云。今之水牛多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南方多暑。而吳牛畏熱。故見月疑是日。所以喘也。故東坡有詩云。老牛疲耕作。見月亦要喘。此也。

睡觸屏風

前漢陳萬年之子咸。年十八。以萬年任爲郎。有異才。抗直數言事。譏刺近臣。一日。萬年病。召咸教戒於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扣頭謝曰。具曉所言。大率教咸諂耳。萬年乃不復言。故坡借用其事作詩云。令人熟睡觸屏風是也。又鄧鑑省題云。乃翁休諂語。無怪觸宵屏。

鼓角鳴地中

公孫瓚、當漢末攻破劉虞。盡有幽州之地。乃徙鎮莫州。號易京。以鐵爲門。積穀三百萬斛。希復攻戰。一旦袁紹大興兵來攻。瓚與其子續書云。袁氏之攻。壯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故坡送梁左藏赴莫州云。至今父老哀公孫。烝土爲城鐵作門。城中積穀三百萬。猛士如雲驕不戰。一朝鼓角鳴地中。帳下美人空掩面。

心膽破裂

唐郝廷玉、本李光弼之步將也。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曰。此臨淮王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當罪。每校旗不如令者斬。由是人皆自效。而赴蹈馳突。心膽破

裂。故坡詩云。中有李臨淮。號令肝膽裂。用此事也。

髀裏肉生

蜀志。劉備在荊州。牧劉表坐上。起至厠。慨然流涕還坐。表問其故。曰。平常身不離鞍馬。髀肉皆消。今不復乘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唐人有肉生髀裏使人悲之句。

千里井

蘇氏演義載。金陵記曰。南計吏止于傳舍。曉將就路。以馬殘草瀉于井中而去。謂無再過之期。不久復經此。飲于井。遂爲昔時剉草刺喉而死。故後人戒之曰。千里井。不瀉剉。故杜公有畏人千里井之句。蓋以此也。

橫被口語

漢楊惲與孫會宗書云。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又司馬遷答任少卿書亦云。僕以口語。遭遇此禍。故坡詩有君看永叔與元之。坎軻一生遭口語。是也。

人馬辟易

唐裴旻善射虎。一日疊三十六頭。見一老人曰。此彪也。前有眞虎。將軍過之殆矣。旻怒馬赴之。果有一小虎伏地而吼。旻馬辟易。弓矢墜地。故坡詩有朕虎野羊俱辟易之句。

肉瘦怯豺狼

漢末盜賊屢起州邑屠害雖君子亦往往遭害申舒隱中條山行潔法著謂諸子曰吾肉瘦怯衆豺狼蓋言兵戈之際恐不能自全也故杜公寄高使君有心微傍魚鳥肉瘦怯豺狼之句卽此也

險劇褒斜

梁州記萬古城泝漢而上七里有褒谷口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劇爲險峻白樂天詩云途窮平路險舉足劇褒斜故坡詩云誤拋山林入朝市平地咫尺千褒斜取富貴必履危機之意也

傳舍

漢平恩侯許伯入新第蓋寬饒往賀之酒酣仰視屋而嘆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如此傳舍所閱多矣惟謹畏者爲能得之君侯可不戒哉

引錐刺舌

隋賀若弼父敦臨刑呼弼謂曰吾以言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之舌誡以愼口故坡答貢父詩有刺舌君今猶未戒之句

詩律武庫後集卷十五

賢豪門

文武兼備

漢田延年爲河東守。行縣至平陽。召故吏五六十人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尹翁歸。獨伏不肯起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故坡詩有翁歸備文武之句。

桓溫有客

晉謝安初見桓溫。溫甚喜。與言平生。談笑竟日。安既去。溫顧左右曰。頗常見我有此客否。故坡詩云。人間有此客。折簡呼不難。折簡事見司馬宣王攻王陵。陵敗面縛水次。遙謂宣王曰。直折簡召我。我敢不至。何乃引軍來耶。曰。以君非折簡客耳。

緩急扣門

漢袁盎與洛陽劇孟善。安陵富人謂盎曰。劇孟博徒爾。何自通之。盎曰。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扣門。不以親疎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惟季心劇孟耳。公陽徒從數百騎。一旦緩急。寧足恃乎。故坡詩云。愛君如劇孟。扣門知緩急。是也。

張公江海客

唐張鎬字從周。儀狀魁偉。有大志。起布衣。二暮而至宰相。天下之人推之爲舊德云。故杜公洗兵馬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美之也。東坡嘗言公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巖谷一叟耳。亦美之也。

啖公八百里

晉王濟傳。時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駿。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濟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故東坡寄公擇詩云。要當啖公八百里、豪氣一洗儒生酸之句。

豪氣不除

三國志陳登字元龍。先主嘗問許汜曰。君言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寧有事耶。汜曰。昔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先主曰。天下大亂。望君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如我、方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故坡有好臥元龍百尺樓之句。

古人中求

魏志張遼傳。劉備嘗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人耳。又晉王戎從弟衍。帝問戎曰。夷甫當時誰比。戎對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故杜公云。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又陳傅良省題云。夢由今日資。事與古人求是也。

山澤臞仙

漢司馬相如字長卿。感武帝好神仙之事。以謂列仙之儔。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武帝好仙之意也。乃作大人賦以諷之。故東坡贈李方叔詩有我相夫子非臞仙之句。

舌耕

洞冥記云。漢黃安讀書。執鞭荊畫地。以記其數。久。地成池。時人謂黃安舌耕。又後漢賈逵、口誦經文以教人。贈遺者積粟盈倉。或謂賈逵幷力耕所得。誦經舌倦。世所謂舌耕也。故東坡詩有先生本舌耕之句。是也。

萬頃波

世說。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鑾不綴轭。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而後去。人問其故。答曰。奉高之氣。雖清而易挹。至叔度則汪汪如萬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深遠難測也。故坡哭詩云。欲過叔度留終日。未識魯山空此生。唐元德秀字紫芝。爲魯山令。眉宇清秀。人所願戴。

捫蝨而談

晉王猛字景略。隱于華山。懷佐世之志。桓溫入關。猛被褐詣之。面陳當世之事。捫蝨而談。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要與過江。竟不從而去。

河西三明

後漢安定皇甫威明、燉煌張然明、武威段紀明、並知名當世。位望顯達。爲一時良將帥也。京師稱爲涼州三明。故東坡詩有河西從古說三明之句。

一坐盡傾

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富人卓王孫之屬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幷召令。令既至。客以百數。獨相如謝病不能往。令親自迎之。相如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傾。

鄭公鄉

北海太守孔融、師事大儒鄭康成。因易其鄉曰鄭公鄉。蓋言昔太史廷尉吳公、謁者鄧公、四皓黃公、皆稱公。是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始稱公者也。

窮愁著書

史記。虞卿初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譏刺國家得失。太史公曰。使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也。故坡寄王定國云。火急著書千古事。虞卿應未厭窮愁。卽此也。

濁世佳公子

史記言。趙平原君勝、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故東坡詩云。豈惟濁世隱狂奴。（嚴子陵也。）時平亦出佳公子。借用也。

咄嗟而辦

晉石崇字季倫。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嘗冬得韭萍虀。王愷每以不能及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之。答曰。豆至難熟。預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韭萍虀是擣韭根雜以麥苗爾。故坡公豆粥詩云。不見金谷敲冰草木春。帳下烹煎皆美人。萍虀豆粥不傳法。咄嗟而辦石季倫。是也。

德公上冢

龐德公、襄陽人也。司馬德操嘗造焉。値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客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拜堂下。奔走供設食。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爲客。故坡答任師中詩云。有如龐德公。往還葛與徐。妻子走堂下。主人竟誰與。又寒食答公擇詩云。寒食德公方上塚。歸來誰主復誰賓。皆舉實事也。

數百萬一擲

宋劉毅於東府聚摴蒱。一擲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黑也。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援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毅意殊不快。後桓玄反。聞毅起兵。或謂其無成。玄曰。毅家無儋石之儲。一擲百萬。何謂無成。故杜公今夕行云。憑陵大叫呼五白。博齒也。祖跣不肯成梟盧。又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

不辨袁彥道

晉袁耽字彥道。桓溫少時遊於博徒。資產俱盡。尚有所負。思自振之方而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耽時居艱。欣然不辭。遂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雖聞之。初不相識。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耶。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擲布帽曰。汝竟識袁彥道否。故坡詩有頗憶呼盧袁彥道之句。

龍章鳳姿

晉嵇康字叔夜。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又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給。時鍾會名位頗顯。聞而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憾焉。卒以此受禍。東坡寄張公安道詩云。我公天與英雄表。龍章鳳姿照魚鳥。蓋言嵇康以美張公也。

老子猶龍

史記老子傳。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以網。遊者以綸。飛者以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

魯國眞男子

會稽典錄。盛憲字孝章。有天下大名。孫策欲殺之。孔文舉致書於曹公使救之。未及而孝章死矣。初憲爲

臺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恠而問焉。答曰。魯國孔融。憲異之。乃載歸結爲兄弟。東坡在羅浮。聞黃魯直遷黔南。范滔父九疑作詩寄張文藉云。遙知魯國眞男子。獨憶平生盛孝章。蓋言魯直與己也。孔融於曹公自稱魯國男子。故云。

才疎意廣

孔融傳云。文舉負其高氣。志在靖亂。而才疎意廣。卒無成功。故坡詩有才踈正類孔文舉是也。

鼻息雷鳴

韓退之言。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與進士劉師服侯喜共聯石鼎句。聯畢。彌明曰。此皆不足與語。吾閉口矣。卽倚牆而睡。鼻息如雷鳴。二子皆失色。鄧鑑省題云。家僮渾未覺。鼻息尙雷鳴。借此用也。

氈氈逼人

謝安弱冠詣王濛清談。良久乃去。濛子修問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氈氈而來逼人。

梁松拜床下

漢馬援有疾。時梁松名位頗顯。往候之。獨拜牀下。人問之。援曰。我乃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乎。坡詩云。定應床下拜梁松。

床下拜龐公

習鑿齒襄陽記云。昔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遂拜於床下。殊不令止。故東坡詩有床下拜龍鸞之句。

富貴取功名

唐李靖字藥師。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大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而誰哉。故後人有詩云。丹墀當日語孫吳。誰識白面韓擒虎。

怒髮衝冠

史記藺相如傳。相如持璧卻秦。倚柱立。怒髮上衝冠。全璧歸趙。故鄧鑑詩有取介衝冠髮之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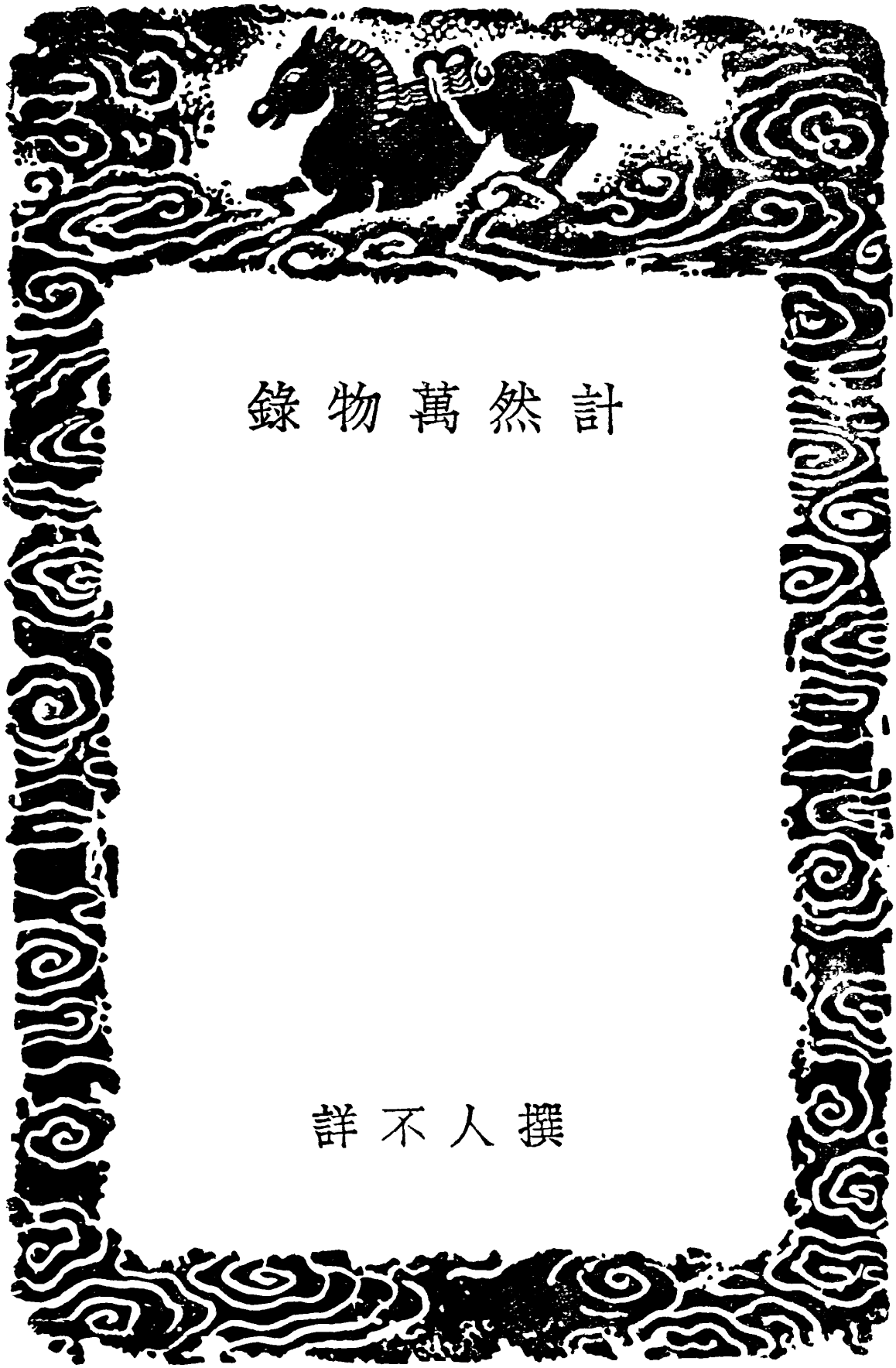
白虹貫日

前漢鄒陽上梁孝王書云。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故施逵詩云。文章筆下千堆錦。志氣天邊萬丈虹。

一言取宰相

前漢車千秋傳。千秋無他材能。特以一言寤意。旬日取宰相封侯。故鄧鑑省題詩有云。一言能寤主。萬計覓封侯。借此用也。

古今之事類彙而輯之者繁簡不一其間之至繁者莫過于三通涉獵者每苦其浩博目不暇給且其中隱僻之事不適于用用或不易曉他若書言白眉諸集簡矣簡固易讀也而事在耳目之前如布帛菽粟日用不可少者則又苦其缺焉而未備乙未秋偶于友人齋中得宋本呂東萊先生手編詩律武庫一書心甚好之攜歸展讀再三其書酌乎繁簡之中所集之事皆適于用世所易知初無隱僻而自天官地輿以至人事吉凶下逮鳥獸蟲魚之類其爲唫咏者所取資而必不可已者又莫不備具東萊先生之集是書也其眞大有裨于作詩者乎謂之曰詩律武庫有以也余不敏竊于誦讀之餘不憚手錄悉遵原本略校其字畫付之剞劂以公諸當世君子康熙乙未秋東山後學鄭尙忠德傳氏跋



計然萬物錄

撰人不詳

本館據十種古逸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計然萬物錄

清　茆泮林輯

天

天者、陽也。規也。文選東京賦注。

地

地者、陰也。矩也。全上夫地有五土之宜。各有高下。御覽三十六。

日月

日者、寸也。月者、尺也。尺者、紀度而成數也。寸者、制萬物陰陽之短長也。御覽卷三。玉海卷一。廣韻十月注。引月者尺也二語。

日

日者、火精也。火者、外景。主晝。居晝而爲明。明處照而有光。御覽全上。卷一引不重明字。初學記日者、太陽之精。書鈔日部引。終作周。環下有之字。者、行天日一度。終而復始。如環無端。御覽全上。書鈔日部引。文選勵志詩注。引度如環無有端六字。

月

月、水精。內景。御覽卷四。月行疾。二十九日、三十日間一與日合。取日之度以爲月節。全上。月者、水之精。水者、內景。月主夜。居夜爲明。夜者、內也。書鈔月部。月居夜而爲明。主紀度而成數。全上。

三光

周髀云。冬至三光微。夏至三光盛。御覽二十三。

風雨

風爲天氣。雨爲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命曰。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成矣。御覽卷十。

露

立夏九十一日立秋。涼風行。白露降。萬物始實。書鈔露部。

四時

德取象於春夏。刑取象於秋冬。御覽二十二初學記三。

九田

請問九田隨世盛衰。有水旱貴賤。願聞其旨。計然曰。諸田各有名。其從一官起始以終九官。所以設諸田、差高下、治進退也。假令一値錢百金。一値錢九百。此略可知。從一畝至百畝。直是大貴之極也。御覽八百二十一。

五穀

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東方多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宜。各有高下。高而陽者多豆。平而陰者多五穀。初學記二十七。東方多麥。南方多稷。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所宜也。

御覽八百三十八。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是故無道之君及無道之民皆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不足也。藝文類聚八十五。御覽之民作之臣。文選東京賦注引首二語民作人。

布

古者。庶人老耋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曰布衣。今富者綺繡羅紈。素綈冰錦也。初學記二十七。

繡

繡、細文。出齊。上價匹二萬。中萬。下五千也。御覽八百十五。初學記全上。

羅

羅出齊郡。藝文類聚八十五。

紈素

白紈素出齊魯。御覽八百十九。文選雪賦注。班婕妤怨歌行注。列子周穆王篇殷敬順釋文。

綈

綈出河東。御覽八百十六。

錦

錦、大文。出陳留。御覽八百十五。

白素

白素出三輔匹八百。御覽八百十四。藝文類聚八十五。

餅

餅出三輔。御覽八百六十。

醬

醬出東海。上價斤二百。中百。下三十也。書鈔醬部。

玉

玉英出藍田。御覽八百五。文選西都賦注。甘泉賦注。七命注。運命論注。

鉛粉

黑鉛之錯。化成黃丹。丹再化之。成水粉。御覽八百十二。

墨

墨出三輔。上價石百六十。中三十。下十。御覽六百五書鈔墨部。

兔毫

兔毫出元菟樂浪。御覽九百七。

狐皮

狐皮出天水。御覽九百九。

白蜜

白蜜出隴西、天水。御覽八百五七。

犀角

犀角出南郡。上價八千。中三千。下一千。御覽八百九十。

虎魚

虎魚出東海。御覽九百三十八。

蠮螉

蠮螉出三輔。上價三百。御覽九百四十六。

松脂

松脂出隴西。如膠者善。御覽九百五十三。

柏脂

柏脂出三輔。上價七十。中三十。下十。御覽九百五十四。

蜀椒

蜀椒出武都。赤色者善。御覽九百五十八。齊民要藝文類聚八十九。衞四。

秦椒

秦椒出隴西、天水。細者善。御覽類聚並仝上。

皂莢

皂莢出三輔。上價一枚一錢。御覽九百六十。

栗

栗出三輔。御覽九百六十四。

棟棗

棟棗出漢中郡。御覽九百七十三。

蕪荑

蕪荑出地赤心者善。藝文類聚八十八。案地字上疑有脫字。

桑

桑葉出三輔。御覽九百五十五。事類賦注二十五。

大蘭

大蘭出漢中、三輔。蘭出河東、宏農。白者善。御覽九百八十三。

白芷

白芷出齊郡。以春取。黃澤者善也。仝上。

杜若

杜若出南郡、漢中。大者善。（全上。類聚八十一。藝文

石流黃

石流黃出漢中。（御覽九百八十七。

石膽

石膽出隴西、羌道。（全上。

赤石脂

赤石脂出河東。色赤者善。（全上。

凝水石

凝水石出河東。色澤者善。（全上。

石鐘乳

石鐘乳出武都。黃白者善。（全上。

礬石

礬石出漢中。色白者善。（全上。

禹餘糧

禹餘糧出河東。御覽九百八十八。

消石

消石出隴道。全上。

滑石

滑石滑者善。全上。

礬石

礬石出武都。全上。

空青

空青出巴郡。御覽全上。藝文類聚八十一。

白青

白青出巴郡。御覽全上。白青出新淦。青色者善。藝文類聚八十一。

曾青

曾青出宏農、豫章。類聚全上。

盧青 案神農本草經有膚青。無盧青。

盧青出宏農。豫章。御覽九百八十八。

扁青

扁青出宏農、豫章。大觀本草。

石赭

石赭出齊郡。赤色者善。蜀赭出蜀郡。御覽全上。

青堊

青堊出三輔。全上。

龍骨

龍骨出河東。全上。

茯苓

茯苓出嵩高、三輔。御覽九百八十七。

柏

柏出三輔。全上。

厚朴

厚朴出宏農。全上。

當歸

當歸出隴西。無苦者善。上。全

細辛

細辛出華陰。色白者善。上。全

續斷

續斷出三輔。上。全

藷蕷

藷蕷出三輔。白色者善。上。全

附子

附子出蜀武都。中白色者善。御覽九百九十。

烏頭

烏頭出三輔。中白者善。上。全

提毋

提毋出三輔。黃白者善。上。全

雷丸

雷丸出漢中。色白者善。上。全

藜蘆

藜蘆出河東。黃者善。上。全

芎藭

芎藭生治無枯者善。上。全桃山陰。吳普本草。芎藭生胡無治無枯或胡無桃之誤。

芍藥

芍藥出三輔。上。全

野丈人

野丈人出洛陽。上。全

人參

人參出上黨。狀如人者善。御覽九百九十一。

元參

元參出三輔。青色者善。上。全

沙

白沙參出洛陽。白者善。上。全

紫參

紫參出三輔。赤青色者善。上。全

茱萸

茱萸出三輔。上。全

山茱萸

山茱萸出三輔。上。全

黃連

黃連出蜀郡。黃肥堅者善。上。全

防已

防已出漢中、洵陽。上。全

閻茹

閻茹出武都。黃色者善。上。全

芫華

芫華出三輔。御覽九百九十二。

黃芩

黃芩出三輔。色黃者善。上。全

蜀漆

蜀漆出蜀郡。全上。

防風

防風出三輔。白者善。全上。

石斛

石斛出六安。全上。

半夏

半夏出三輔。色白者善。全上。

射干

射干根如安足。全上。大觀本草引。根作狀如下。作三空白。安足作安定。疑是狀如鳶尾。出安定。

蓬草

蓬草出三輔。全上。

牡丹

牡丹出漢中、河內。赤色者亦善。全上。

紫威

紫威出三輔。全上。

敗醬

敗醬出三輔。全上。

石龍芮

石龍芮出三輔。全上。

雲實

雲實出三輔。全上。

欵冬花

欵冬花出三輔。藝文類聚八十一。

桔梗

桔梗出河東、洛陽。御覽九百九十三。

巴豆

巴豆出巴郡。全上。

莽草

莽草出三輔。青色者善。全上。

狼牙

狼牙出三輔。色白者善。

麻黃

麻黃出漢中、三輔。全上。

龍芮

龍芮出三輔。色黃者善。全上。

黃環

黃環出魏郡。黃色者善。全上。

石芸

石芸出三輔。全上。

甘遂

甘遂出三輔。全上。

馬刀

馬刀出河東。全上。

霸薰

霸薰出霸陵。御覽九百九十四。

楚薰

楚薰出洛陽。全上。

楚蘅

楚蘅出楚國。全上。

秦蘅

秦蘅出於隴西、天水。文選風賦注。

蒨

蒨根出北地。赤色者善。御覽九百九十六。

水萍

水萍出三輔。色青者善。御覽一千初學記二十七。

朮

朮出三輔。黃白色者善。藝文類聚八十一。

范子計然叙

意林云。范子十三卷。並是陰陽歷數也。

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爲人有內無外。形狀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而知著。其行浩浩。其志汎汎。不肯自顯。諸侯陰取所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鳥喙（按當作烏喙。）不可同利也。馬總意林卷一。案今意林本。卷數字句。與容齋題跋所引亦微有不同。惟跋語云。馬總只載其敍及他三事。此當是敍。予故依其文錄於卷首。

范子計然補遺

掩目別白黑雖時時一中猶不知天道論陰陽有時誤中耳意林卷一

范子問何用九宮計然曰陰陽之道非獨於一物也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上全

范子計然跋

洪　邁撰

漢書貨殖傳。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遂報強吳。孟康注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爲首。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賓戲。研桑心計於無垠。卽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作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予按唐貞元中馬總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爲人有內而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鳥喙。不可與同利也。據此。則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駰注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圜云。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爲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爲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爲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子。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亦十二卷。馬總只載其敍計然及他三事云。餘並陰陽歷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說誤也。唐藝文志。

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列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

計然晉三公子姓辛名文稱曰計然。漢書古今人表一號計研。研即計之合聲。然葵邱濮上人。史記索隱說與曹子建求通親親表注竝同。其人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御覽九百二十四引范子云。請受道藏於石室。刑白鷁而盟焉。蓋謂此也。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述之。說見史記正義。王伯厚玉海五十八引之。唐志有范子計然十五卷。范蠡問。計然答。今全書久佚。惟御覽所引九田隨時盛衰條。與唐志說合。竊疑二人生春秋末。所述地名。不應皆出漢志。則其書定爲後人僞托無疑。但史正義云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故自齊民要術、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文選注、竝皆徵引。是亦漢魏來斷缺遺籍也。茲不仍唐志舊名。而以萬物錄名其書者。非特溯是書著錄之始。抑以爲儒生博物之一助云爾。道光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時患暑眩方解。起而錄此。高郵茆泮林自識。

雞肋

趙崇絢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龍威秘書墨海金壺珠叢別錄皆收有此書四本內容同百川宋本故據以排印

雞肋

余嗜書如簡中之蠹魚。讀書如瀛莫之謾畫。性根弗靈。無彊記能。眞一編於几硯間。隨筆錄之。久而成卷。以類抄聚。其可去者十一。亦有可觀者焉。別爲一卷。名曰雞肋。古汴趙崇絢元素云。

從理入口目有重瞳之異

漢周亞夫從理入口。竟以餓死。南史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舜目重瞳。項羽亦重瞳子而死垓下。隋魚俱羅目有重瞳。爲煬帝所忌。斬東都市。

羊侃勇力

南史羊侃。膂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踢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少時仕魏爲郎。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爲武。豈羊質虎皮乎。試作武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沒指。後歸梁。高祖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令賜侃。試之。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稍爲折樹稍。侃性豪侈。姬妾列侍。儛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肉飛僊

北史沈光仕隋太子勇引署學士驍捷趺弛禪定寺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能及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嗟異時人號爲肉飛僊

蕭詧惡見婦人

南史梁王蕭詧尤惡見婦人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着

劉邕嗜瘡痂

南史劉邕嗣南康郡公性嗜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炙瘡痂落床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邕答云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瘡痂常以給饍

到彥之初檐糞

南史到彥之初以檐糞自給後以功至南豫州刺史封建昌縣公

婦人有鬚

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尺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光弼封臨淮郡王光進封武威郡王皆爲名將死葬長安南原將相奠祭凡四十四幄

男子乳生湩

後漢李善本南陽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死惟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諸奴婢欲殺續分財善潛負續逃親自哺養乳爲生湩　唐元德秀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乃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

累世有列傳

晉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以與王祥祥臨薨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覽孫遵至十一世孫褒歷兩晉宋齊梁陳後周凡七十餘人皆有列傳如羲之獻之徽之弘僧達曇首僧綽僧虔儉皆有孫裔此史傳所無也若河東裴十代有傳非一祖流傳又晉謝氏及南史江氏亦數代有傳皆不及也

千里駒

漢劉德　魏曹休　晉傅咸　劉曜　符朗
宋張敷　梁蕭映　王規　劉杳　王茂
任昉　齊丘仲孚　袁昂　北魏李孝伯
袁躍　北齊馮翊　王潤　崔昂　元文遙
後周杜杲　隋張乾威　唐李暠　成王千里

知囊

史記秦樗里子號□□漢鼂錯以辯號□□東漢魯匡王莽時爲羲和有權數號□□晉宣帝舉兵廢曹

爽桓範出赴爽宣帝曰□□往矣　杜預號□□

八達

魏曹爽傳李勝明帝時人曰勝堂有四窗□□各有主名　諸葛誕八人號□□晉光逸與胡母輔之、謝鯤、畢卓等八人裸袒酣飲謂□□晉宣帝兄弟八人俱以達爲字時號□□

萬石君

漢石奮號□□□馮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八子皆二千石號□□□東漢秦彭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三輔號□□秦氏唐張文瓘高宗時爲侍中四子皆至三品人謂之萬石張家又西漢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

佩六印

蘇秦□□國相□漢五利將軍□□□謂五利、天士、地士、大通、天道五將軍樂通侯凡六印　戰國犀首亦佩五國相印唐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使佩四將印

噀酒救火

後漢欒巴□□□成都□郭憲□□□齊國□晉佛圖澄□□□幽州□

水鏡

蜀龐德公以司馬德操爲□□晉衞瓘奇樂廣曰此人之□□北史蔡大寶見柳莊嘆曰襄陽□□復在

於茲

撲鏡

魏夏侯惇爲流矢傷左目。每照鏡恚怒。輒□□於地。蜀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自知刑死。未嘗不□□於地。吳孫策殺于吉。後被創方差。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因□□大叫。創裂而死。

倒用印

唐朱泚僞迎天子。段秀實□□司農□以追其兵。五代劉皇后遣人殺郭崇韜。李崧□□都統□。以定人心。

大人跡

史記。始皇時。有□□見臨洮。脚□六尺。漢武帝求神僊。公孫卿至東萊。言見□□長數丈。□甚大。魏咸熙二年。□□見襄武縣。□長三尺二寸。唐則天長安元年。司刑縣囚僞作□□□五尺。改元大足。

猴臂善射

漢李廣　吳太史慈　前趙劉淵　後唐李存孝

垂手下膝

蜀先主　晉武帝　後周太祖　陳武帝宣帝　前趙劉曜　秦苻堅　後秦姚萇　南燕慕容垂　五代南漢劉龔　蜀王衍　南史陳柳皇后。皆□□□□。又北魏李祖昇。南史宋王元初、隋劉元進。手垂過

膝。皆以誅死。

口吃人

韓非　司馬相如　揚雄　周昌　魯恭王　魏明帝　鄧艾　宋孔顗　後周盧柔　鄭偉　隋盧楚。

唐李固言　南唐孫盛

古人嗜好

文王嗜菖蒲。武王嗜鮑魚。吳王僚嗜魚炙。屈到嗜芰。曾晳嗜羊棗。公儀休嗜魚。王莽嗜鮧魚。王右軍嗜牛心。宋明帝嗜蜜漬鯞鮧。齊宣帝嗜起麵餅鴨臛。高帝嗜肉膾。陳後主嗜鱸肉。齊蕭穎胄、嗽白肉膾至三斗。後魏辛紹先嗜羊肝。唐陸鴻漸嗜茶。魏明帝好槌鑿聲。

夢筆

江淹□五色□。王珣□人與大□如椽。紀少瑜嘗□陸俓以一束青縷□授之。唐李嶠□人遺之雙□。李白□□生花。

軍中有女子

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蒨爲諮議參軍。幼聰朗。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北魏太武令古弼征馮弘。高麗救軍至。弘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遂東奔高麗。唐韓弘惡李光顏忠力。思有

以抗鑢之。乃飾名姝遺光顏。光顏大合將校。置酒。使者引侍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將士皆棄妻子。蹈白刃。柰何獨以女色爲樂。厚賂使者遣之。將卒感激。

王智興破姚海。獲美妾三人。智興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卽斬以徇。隋文帝以韋孝寬爲元帥。擊尉遲迥。孝寬有疾。每臥帳中。遣婦人傳教命。唐柴紹吐谷渾党項寇邊。敕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紹安坐遣人彈琵琶。使二女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以精騎衝擊。虜大潰敗。

古人酒量

漢于定國爲廷尉。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鄭康成飲酒一斛。盧植能飲一石。晉周顗飲一石。劉伶一石五斗解酲。前燕皇甫眞飲石餘不亂。後魏劉藻一石不亂。南齊沈文季飲至五斗。妻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鄧元起飲至一斛不亂。北史柳謇之飲一石不亂。陳後主與子弟日飲一石。孔珪飲酒七八斗。

漢兩張禹

前漢張禹、字子文。成帝時爲丞相。封安昌侯。後漢張禹、字伯達。和帝時爲太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

晉兩劉毅

一字仲雄。公正峭直。武帝時爲尚書左僕射。一字希樂。與劉裕起義兵討桓玄。爲豫州刺史。

唐兩李光進

其先皆蕃部人。皆爲名將。建節鉞。一乃光弼之弟。一乃光顏之兄。

玉環

明皇雜錄。唐睿宗所御琵琶曰□□。楊貴妃小名曰□□。

玉樓

李賀爲白□□記集僊傳。王母所居龜臺有□□十二。又道家以兩肩爲□□。故坡詩凍合□□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

銀海

道家以目爲□□。乾膲子裴鈞大宴。有□□。受一斗。飲器也。

白烏

陸機詩疏。鶯謂之□□。夏小正閩蚋謂之□□。

玄駒

爾雅云。駒、小馬也。夏小正謂蟻曰□□。古今注謂黑鯉爲□□。

夜光

鄒陽傳。□□之璧。古今注。螢火一名□□。淮南子。月名□□。

司花女

南部煙花記。煬帝令袁寶兒持花號□□□。續僊傳。鶴林寺杜鵑花開。有紅裳女子遊花下。謂殷七七曰。妾久司此花。今爲道者開之。

繞梁

列子。韓娥歌音□□。樂書。□□。樂器也。與箜篌相似。宋武帝大明中沈懷遠爲之。懷遠亡。其器亦絕矣。又楚莊王琴名□□。

莫難

古今注。□□珠色黃。將東夷。鄴中記。扇之奇巧者名□□。

小蠻

白樂天詩。楊柳□□腰。卽白公侍兒也。若晚春酒熟。尋夢得云。還攜□□去。試覓老劉看。卽酒榼也。

忽雷

洽聞記。鱖魚一名□□。樂府雜錄。文宗朝。內庫琵琶號大□□。小□□。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詩律武庫後集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宏朱

（本書校對者 殷師竹 張嘯天 章德宣）